

---

# 厚 黑 叢 話

---

李 宗 吾 著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出 版

---

大 千 書 局 發 行

---

# 厚黑叢話

## 自序

厚黑叢話，是我民國二十四年開始寫的，從八月一日起，每日寫一二段，送交成都華西日報登載，積若干字刊一冊。至二十五年五月，共刊了三冊。後因故停止未寫，另寫了「中國學術之趨勢」，「劇憲與抗日」，及「心理與力學」三書。此三書之文字，多已見之「厚黑叢話」中，故此次之合訂本，頗多刪削，讀者須與三書合看，意曉方能圖辨。

原書曾言：「張君列五，在天津製襪，曾寄我一信，未幾即殺袁世凱遠京槍斃，信中有『不背代代傷傷，乞憐於人』之語，我已將原信裱作手卷，請名人題跋」云云。茲將原信全文，附載於後，因此牽連所及，又添寫了若干葉。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李宗吾，於成都。

# 厚黑叢話

富順李宗吾



(南)

我於滿清末年，發明厚黑學，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傑，其成功學說，不外乎厚心黑四字，歷引史事為證。民國元年，揭登成都公論日報。這本是寫來開玩笑的，不料從此以後，厚黑學三字，竟洋溢乎四川，成一普通名詞，我也莫名其妙，每遇着不相識的朋友，旁人替我介紹，必說道：「這就是發明厚黑的李某。」幾於李宗吾三字，和厚黑學三字，合而為一。等於釋迦牟尼，與佛教合而為一，孔子與儒教合而為一。

有一次在宴會席上，某君指着，向衆人說道：「此君姓李名宗吾，是厚黑學的先遣。我趕急聲明道：你這話錯了，我是厚黑學祖師，你們才是厚黑學的先遣。我的位置，等於佛教中的釋迦牟尼，儒教中的孔子，當然稱為祖師，你們親列門牆，等於釋迦門下的十二圓覺，孔子門下的四科十哲，對於其他普通人，當然稱為先進。」

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秘，我把他發明出來，可謂其功不在禹下。每到一處，就有人請我講厚黑學，我身抱絕學，不忍自私，只好勤勤懇懇的講授，隨即筆記下來，名之

## 曰厚黑叢話。

有人取我道：面厚心黑的人，從古至今，豈少也哉！這本是極普通的事，你何得妄稱發明家之名？我說：所謂發明者，等於鑛師之尋出煤鐵鑛。並不是鑛師拿些煤鐵嵌入地中，乃是地中原來有煤有鐵，鑛師把上面的土石除去，煤鐵自然出現，這就謂之發明了。厚黑本是人所開有的，只因被四書五經，宋儒語錄，和感應篇，陰隲文，豈世真經等等蒙蔽了，我把他掃而空之，使厚與黑，赤裸裸的現出來，是之謂發明。

牛頓發明萬有引力，這種引力，也不是牛頓帶來的，自開闢以來，地心就有吸力，歷過了百千萬億年，都無人知道，直到牛頓出世，才把他發現出來。厚黑這門學問，從古至今，人人都能夠做。無奈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直到李宗吾出世，才把他發明出來。牛頓可稱為萬有引力發明家，李宗吾當然可稱厚黑學發明家。

有人向我說道：我國連年內亂不止，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學，才鬧得這樣糟，現在強鄰壓迫，亡國在於眉睫，你怎麼還在提倡厚黑學？我說：正因亡國在於眉睫，更該提倡厚黑學。能把這門學問研究好了，國內紛亂的狀況，才能平息，才能對外。厚黑是辦事上的技術，等於打人的拳術。諸君知道：凡是拳術家，都要閉門練習幾年，然後才敢出來與人交手。從辛亥至今，全國紛紛擾擾者，乃是我的及門弟子，和私淑弟子，實地練習，他們而兄飯弟，互相切磋，迄今廿四年，算是練習好了，開門出來，與人交手，真

可謂：「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我基於此種見解，特提出一句口號曰：「厚黑救國」。請問居今之日，要想抵抗列強，除了厚黑學，還有甚麼法子？此厚黑叢話，所以不得不作也。

抵抗列強，要有力量，國人精研厚黑學，能力算是有，譬之射箭，射是射得很好，從前是因着門戶父子兄弟，你射我，我射你，而今以列強為箭靶子，支支箭向同一之靶子射去，我所謂厚黑救國，如是而已。

厚黑救國，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踐是也。會稽之敗，勾踐自請身為吳王之臣，妻入吳宮為妾，這是厚字訣。後來舉兵破吳，夫差遣人痛哭乞情，甘願身為臣，妻為妾，勾踐毫不鬆手，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這是黑字訣。由此知：厚黑救國，其程序是先以厚，繼之以黑，勾踐往事，很可供我們的參考。

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其失敗之原因，韓信所說：「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兩語，就斷定了。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氣，其病根在不厚。婦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不黑。所以我講厚黑學，諄諄然以不厚不黑為大戒。但所謂不厚不黑者，非謂全不厚黑，如把厚黑用反了，當厚而黑，當黑而厚，也是斷然要失敗的。以明朝言之，不自盡力，對滿洲經於作戰，是謂匹夫之勇。對流寇不知其野性難馴，一意主撫，是謂婦人之仁。由此知明朝亡國，其病根是把厚黑二字用反了。有志救國者，不可不精心研

我國現在內憂外患，其情形很與明朝相類，但所走的途徑，則與之相反。強鄰壓境，熟思審處，不悻悻然與之角力，以匹夫之勇為戒。對乎國中匪徒，放手剿去，不務姑息，力反婦人之仁，這是很可喜的。明朝外患愈急迫，內部黨爭愈激烈。崇禎已經在煤山縊死了，福王立於南京，所謂志士者，還在鬧黨爭。福王被滿清活捉去了，輔立唐桂王魯王的志士，還在鬧黨爭。我國邇來則不然，外患愈急迫，內部黨爭愈消滅，許多兵戎初見的人，而今歡聚一堂。明朝的黨人，忍不得氣，現在的黨人，忍得氣，所走的途徑又與明朝相反，這是更為可喜的。厚黑先生曰：「知明朝之所以亡，則知民國之所以興矣。」我希望有志救國者，把我發明的「厚黑史觀」，下細研究。

昨日我回到寓所，見客廳中坐一個相熟的朋友，一見面就說道：「你怎麼又在報上講厚黑學？現在人心險詐，大亂不已，正宜提倡舊道德，以圖挽救，你發出這些怪議論，豈不把人心越弄壞嗎？」我說：「你也太過慮了」。於是把我全部思想，源源本本，說與他聽，直談到二更，他歡然而去，說道：「像這樣說來，你簡直是孔子信徒，厚黑學簡直是救濟世道人心的妙藥，從今以後，我在你這個厚黑教主名下，當一個信徒就是了。」

梁任公曾說：「假令我不幸而死，是學界一種損失。」不料他五十六歲就死了，

韓界受的損失，真是不小。古來的學者，如程明道，陸象山，是五十四歲死的。韓昌黎，周濂溪，王陽明，都是五十七歲死的。鄙人在厚黑界的位置，自信不在梁程陸韓周庄之下。講到年齡，已經有韓周王三人的高壽，要喊梁程陸為老弟，所慮者萬一我一命嗚呼，則是曹操劉備諸聖人，相傳之心法，自我而絕，厚黑界受的損失，還可計算嗎？所以我汲汲皇皇的寫文字，——余豈好講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馬克斯發明唯物史觀，我發明厚黑史觀。用厚黑史觀，去讀廿四史，則成敗興衰，瞭如指掌，用厚黑史觀，去攷察社會，則如牛渚燃犀，百怪畢現。讀者研究社會狀況，就拿我的厚黑史觀，同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兩相比較，看究竟那個講得通些？我們可用厚黑史觀，挫破他的唯物史觀，使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根本發生動搖。我們又可用厚黑史觀，攻擊達爾文強權競爭的說法，使迷信武力的人，失去理論上的立場。我希望閱者耐心讀去，不可先存一個心，說：「厚黑學，是誘惑人心的東西」，更不可先存一個成見，說：「馬克斯達爾文是西洋聖人，李宗吾是中國壞人，從古至今，斷沒有中國人的說法，會勝過西洋人的。」如果你心中是這樣想，就請你每日讀華西副刊的時候，看見厚黑叢話一欄，就閉目不視，免得把你誘壞。

有天我去會一個朋友，他是講宋學的先生，一見我，就說我不該講厚黑學，我因他是個迂儒，不與深辯，婉辭稱謝。殊不知他越說越高興，簡直帶出調飭的口吻來了，我氣

他不過，說道：「你自稱孔子之徒，據我看來，只算是孔子之奴，夠不上稱孔子之徒，何以言之呢？你們講宋學的人，神龕上供的是『天地君親師之位』，你既尊孔子爲師，則師徒猶父子，也可說等於君臣，古云：『事父母幾諫』又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你爲甚麼不以事君父之禮事孔子？明知孔子的學說，有許多地方，對於現在不適用，不敢有所修正，直是諸臣媚子之所爲，非孔子家奴而何？古今夠得上稱孔子之徒者，孟子一人而已，孔子曰：『我戰則克』，孟子則曰：『善戰者服上刑』，依孟子的說法，孔子是該處以槍斃的。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把管仲說得極不堪，曰：『功烈如彼其卑也』，而論語上明明載：孔子曰：『齊桓公正面不譎』，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的話，豈不顯與孔子衝突嗎？孔子修春秋，以尊周爲主，稱周王曰『天王』，孟子遊說諸侯，一則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再則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未知置周王於何地，豈非孔教叛徒？而其自稱，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對於孔子，是脫了奴性的，故可稱之曰孔子之徒。漢宋諸儒，皆孔子之奴也。至於你嗎！滿口程朱，對於宋儒，明知其有錯誤，不敢有所糾正，反曲爲之庇，直是家奴之奴，稱曰：『孔子之奴』，猶未免過譽。說罷。彼此不歡而散。閱者須知：世間主人的話好說，家奴的話不好



說，家奴之奴，更難得說，中國紛紛不已者，孔子家奴爲之也，馬克斯家奴，達爾文家奴，與夫某某家奴爲之也，并且是家奴之奴爲之也，於主人何尤！

我不知有孔子學說，更不知有馬克斯學說，和達爾文學說，我只知有厚黑學而已。問厚黑學何用？曰用以抵抗列強。我敢以厚黑教主之資格，向四萬萬人宣言曰：「勾踐何人也，予何人也，凡我同志，快快的厚黑起來！何者是同志？心思才力，用於抵抗列強者，卽是同志；何者是異黨？心思才力，用於傾陷本國人者，卽是異黨。」從前張獻忠祭梓潼文昌帝君文曰：「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與你聯宗罷。」我想，孔子在天之靈，見了我的宣言，一定說：「咱講內諸夏，外夷狄，你講內中國，外列強，咱與你聯合罷。」

梁任公曰：「讀春秋當如讀楚辭，其辭則美人香草，其義則靈修也，其辭則齊桓晉文，其義則素王制也。」嗚呼，知此者可以讀厚黑學矣！其詞則曹操劉備，其義則十年沼吳之勾踐，八年血戰之華盛頓也。師法曹操劉備者，師法厚黑之技術，至曹劉之目的爲何，不必深問。斯義也，恨不得起任公於九原，而一與討論之。

我著厚黑學，純用春秋舊法，善惡不嫌同辭，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固是一厚黑，用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是極卑劣之行爲，用以圖謀衆人之公利，是至高無上的道德。所以不備春秋舊法者，不可以讀厚黑學。

民國六年，成都國民公報社，把厚黑學印成單行本。宜賓唐倜風作序，中江謝綬青作跋。綬青之言曰：「厚黑學，如利刃然，用以誅叛逆則善，用以屠良民則惡。善與惡，何關於刃。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用厚黑以爲惡，則爲惡人。」綬青這個說法，是很對的，與我所說春秋書法，同是一意。

倜風之言曰：「宗吾此書，直不啻聚千古大姦大詐於一堂，而一一鑑定其罪，吾人熟讀此書，卽知厚黑中人，比比皆是，庶幾出而應世，不爲若輩所愚。」倜風此說，固有不遜，然不如綬青所說，尤爲圓滿。

莊子曰：「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澌。」嗚呼，若丁者，始可與言厚黑矣！禪讓一也，舜禹行之則爲聖人，曹丕劉裕行之，則爲賊。宗吾曰：舜禹之事，倘所謂厚黑，是耶非耶，余甚惑焉。倜風披覽莊子不釋手，而於厚黑學，猶一聞未達，惜哉。倜風晚年從歐陽竟無，講唯識學，回成都，貧病而死。夏斧私挽以聯，有云：「有錢買書，無錢買米。」假令倜風只買厚黑學一部，而以餘錢買米，雖至今生存可也。然而倜風不悟也，悲夫！悲夫！

我宜傳厚黑學，有兩種意思：（甲）卽倜風所說：「聚千古大姦大詐於一堂，而一一鑑定其罪。民國元年發布的厚黑學，與夫傳習錄所說：「求官六年真言，做官六年真旨，和辦事二妙法等等，皆屬甲種。」（乙）卽綬青所說：「用厚黑以爲善」。此次所譯

厚黑救國等語，即屬乙種。

閱者諸君，對於我的學問，如果精研有得，以後如果有人對於行使厚黑學，你一入眼就明白，可直告之曰，「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學生，我與你同班畢業，你那些把戲，少拿出來耍些。」於是同學與同學，開誠相見，而天下從此太平矣，此則厚黑學之功也。有人說：老子云：「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把厚黑學公開講說，萬一國中的漢奸，把他翻譯成英法德俄日等外國文，傳播世界，列強得着這種祕訣，用科學方法，整理出來。還而施之於我，等於把我國發明的火藥，加以改良，還而轟我一般，如何得了？我說：惟恐其不翻譯，越翻譯得多越好，宋朝用司馬光爲宰相，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勿再生事。」列強聽見中國出了厚黑教主，還不聞風喪胆嗎？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也。」我國對外政策，歷來建築在一個誠字上。今可明明白白告訴他：「我國現遍設厚黑學校，校中供的是『大成至聖先師越王勾踐之神位』。厚黑教主，開了一個函授學校，每日在報上發講稿，定下十年沼吳的計劃，這十年中，你要求什麼條件，我國就答應什麼，等到十年後，算賬就是了。」我們口中如此說，實際上即如此做，決不欺哄他。但要敬告翻譯的漢奸先生，譚厚黑學時，定要附譯一段，說：「勾踐最初對於吳王，身爲臣，妻爲妾，後來吳王請照樣的身爲臣，妻爲妾，勾踐不允，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加了幾倍的利錢。這是我們先師遺傳

下來的教條，請列強於頭錢之外，多預備點利錢就是了。」從前王德用守邊，契丹遣人來偵探，將士請逮捕之，德用說：「不消」。明日，大閱兵，簡直把軍中實情，拿與他看。偵探回去報告，契丹即遣人來議和。假如外國人知道我國朝野上下，一致研究厚學，自量非敵，因而斂戢其野心，十年後不開大殺戒，則厚學之造福於人類者，寧有暨耶？此則漢奸先生翻譯之功也。彼高談仁義者，烏足知之。傳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厚黑先生者，其我佛如來之化身歟。

友人雷民心，發明了一種最精粹的學說，其言曰：「世間的事，分兩種：一種是做不得說不得，一種是說得做不得。例如夫婦居室之事，儘管做，如拿在大庭廣衆中來說，就成爲笑話，這是做得說不得。又如兩個朋友，以狎語相戲謔，抑或罵人的媽和姐妹，聞者不甚以爲怪，如果認真實現，就大以爲怪了，這是說得做不得。」民心這學說，凡是政治界學術界的人，不可不懸諸座右，厚黑學是做不得說不得的，讀者不可不知。

做得說不得這句話，是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腳；說得做不得這句話，是孟子井田章，和周禮一書的注腳。假令王莽，王安石，聘民心去當高等顧問，決不會把天下事鬧得那麼壞。

辛亥年成都十月十八日兵變，全城秩序，非常之亂，楊莘友出來任巡警總監，捉着

擾亂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摹倣張獻忠七殺碑的筆調，違書漸漸，大得一般人的歡迎。全城男女老幼，提及楊總督之名，歌頌不已。後來秩序稍定，他發表了一篇：「楊維（莘友名）之宣言」，說：今後當行開明專制。於是物議沸騰，報章上指責他，省議會也糾舉他，說：「而今是共和時代，豈能再用專制手段。」殊不知莘友從前用的手段，純是野蠻專制，後來改行開明專制。在莘友算是進化，只因把專制二字，明白說出，所以大遭物議。民心說：「天下事有做得說不得的」，莘友之事，是很好的。一個例證。觀於莘友之事，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算得了註解。我定有一條公例：「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是極卑劣之行；爲用厚黑以圖謀衆人公利，是至高無上之道德。」莘友野蠻專制，其心黑矣，而人反歌頌不已，何以故，圖謀公利故。

厚黑救國這句話，做也做得，說也說得，不過學識太劣的人，不能對他說罷了，我這次把厚黑學公開講說，就是想把他變成做得說得兩科學。

胡林翼會說：只要有利於國，就是頑鈍無恥的事我都幹。初傳林翼爲湖北巡撫時，信文爲總督，有天總督夫人生，藩台去拜壽，手本已經拿上去了，才知道是如夫人生，立將手本索回，折身轉去，其他各官，也隨之而去。不久林翼來，有人告訴他，他聽進了，伸出大拇指說道：「好藩台！好藩台！」說畢，取出手本遞上去，自己紅頂花翎

去拜壽。衆官聽說巡撫都來了，又紛紛圍來。次日官妾來巡撫衙門謝步，林翼請他的母親十分優待，官妾就拜在胡母膝下爲義女，林翼爲乾哥哥。此後軍事上有應該同總督會商的事，就請乾妹妹從中疏通，官文稍一遲疑，其妾聒其耳曰：「你的本事，那一點比我們胡大哥，你依着他的話做就是了。」因此林翼辦事，非常順手。官胡交歡，關係滿清中興甚巨。林翼幹此等事，其面可謂厚矣，衆人不惟不說他卑鄙，反引爲美談，何以故？心在國家故。

嚴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這是衆人知道的，後來皇上把他拏下，丟在獄中，衆臣合議一奏摺，歷數其罪狀，如殺楊椒山沈鍊之類，把稿子拿與宰相徐階看，階看了說道：「你們還是想殺他？想放他？」衆人說：「當然想殺他」。徐階說：「你這奏摺一上去，皇上立即把他放出來，何以故呢？世蕃殺這些人，都是巧取上意，使皇上自動的要殺他，此摺上去，皇上就會說：『殺這些人明明出自我的意思，怎麼誣在世蕃身上。』豈不立把他放出嗎？」衆人請教如何辦，徐階說：「皇上最恨的是倭寇，說他私通倭寇就是了。」徐階關着門把摺子改了遞上去，世蕃在獄中探得衆人奏摺內容，對親信人說道：「你們不必掛憂，不幾天我就出來了。」後來摺子發下，說他私通倭寇，大驚道：「完了完了」，果然把他殺了。世蕃罪大惡極，本來該殺，獨莫有私通倭寇，可謂死非其罪，徐階設此毒計，其心不爲不黑，然而後人都稱他有智謀，不說他陰毒，何以

故？爲國家除害故。

次青是曾國藩得意門生，國藩兵敗靖港祁門等處，次青與他患難相共，後來次青兵敗失地，國藩想舉孔明斬馬謖，叫幕僚擬奏摺嚴參他，衆人不肯擬，叫李鴻章擬。鴻章說道：「老師要參次青，門生願以去就爭。」國藩道：「你要去，很可以，奏摺我自己擬就是了！」次日叫人與鴻章送四百兩銀子去，「請李大人撥鋪。」鴻章在幕中，有數年的勞績，爲此事遂出。奏摺上去，次青受重大處分。鴻章出來，無所事事，只得託人疏通，仍回會幕。國藩此等地方手段很練，逃不脫一個黑字，然而次青仍是感恩知遇，國藩死，哭以詩，非常懇摯。鴻章晚年，封爵拜相，談到國藩，感佩不已。何以故？以其無一毫私心故。

上述胡徐曾三事，如果用以圖謀私利，豈非至卑劣之行爲？移以圖謀公利，就成爲最高尚之道德。像這樣的觀察，就可把當偉人的祕訣尋出，也可說把救國的策略尋出。現今天下去亂，一般人都說將來收拾大局，一定是曾國藩，胡林翼一流人，但是要學曾胡，從何下手？難道把曾胡全集，字字讀，句句學嗎？這也無須，有個最簡單的法子：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抵抗列強上面，目無旁視，耳無旁聽，抱定厚黑兩字，放手做去，得的效果，包管與曾胡一般無二。如嫌厚黑二字不好聽，你在表面上，換兩個好聽字眼就是，不要學楊莘友把專制二字說破。你如有胆量，就學胡林翼，赤裸裸說道：「我

是頑鈍無恥，列強其奈你何！是之謂厚黑救國。

我把世界外交史，研究了多年，竟把列強對外的秘訣，發現出來，其方式不外兩：一曰劫賊式，一曰娼妓式。時而無不依理，用武力掠奪，終於劫賊之明火劫搶，是謂劫賊式的外交。時而甜言蜜語，口結歡心，等於娼妓媚客。結的盟約，毫不生效，等於娼妓之海誓山盟，是謂娼妓式的外交。

人問日本以何者立國？答曰：「厚黑立國」。娼妓之面最厚，劫賊之心最黑，大概日本軍閥的舉動，是劫賊式，外交官的言論，是娼妓式。劫賊式之後，繼以娼妓式，娼妓式之後，繼以劫賊式，二者循環互用，而我國就吃虧不小了。娼妓之面厚矣，毀棄盟誓，則厚之中有黑。劫賊之心黑矣，不顧睡罵，則黑之中有厚。一面用武力掠奪我國地土，一面高談中日親善，娼妓與劫賊，融合為一，是之謂太和魂。

人問：我國當以何者救國？答曰：「厚黑救國」。日本以厚字來，我以黑字應之，如服侍不周，把衣飾剝了，逐出門去，是謂以黑字被其厚。日本橫不依理，以武力壓迫，我們就用張良的法子對付他，張良圯上受書，老人種種作用，無非教他面皮厚罷了，楚漢戰爭，高祖用張良計策，睢水之戰敗了，整兵又來，滎陽成皋敗了，整兵又來，卒把項羽逼死烏江。我們用這個法子，對於日本，是謂以厚字被其黑。黑厚與救國，融合為



，是之謂中國魂。

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洶洶駭驚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鬥力。」笑謝二字，非厚而何？後來鴻溝劃定，楚漢講和了，項王把太公呂后送還，引兵東歸，漢王忽然毀盟，以天兵隨其後，把項王逼死烏江，非黑而何？故厚黑者救國惟一之妙法也，有越王勾踐之先例在，有劉邦項羽之先例在。

有人問我道：你的厚黑學，怎麼我拿去實行，處處失敗？我問：我著的厚黑叢書，你看過莫有？答：莫有。我問：厚黑學實行本，你看過莫有？答：莫有；我只聽見人說：做事難不得而皮厚，心子黑，我就照這話行去。我說：你的胆子真大，聽見厚黑學三字，就拿去實行，僅僅失敗，尙能保全生命面還。還靠你的造化。我著厚黑學，是用厚黑二字，把一部廿四史，一以貫之，是爲「厚黑史觀」。我著「心理與力學」，定出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是爲「厚黑哲理」，基於厚黑哲理，來改良政治經濟外交與夫學制等等，是爲厚黑哲理之應用。你連書邊邊都未看見，就去實行，真算胆大。

厚黑學，這門學問，等於摩拳擦掌，要學就要學精，否則不如不學，安分守己，還免得挨打。若僅僅學得一兩手，甚或參師的門也未拜過，一兩手都未學得，遠遠與見有人

在習藝術，自己就出手伸脚的打人，烏得不爲人痛打。你想：項羽抗降卒二十萬，其心可謂黑了，而我的書上，還說他黑字欠了研究，宜其失敗。呂后秘通審食其，劉邦伴爲不知，後人詩曰：「果然公大度，容得辟陽侯，」面皮厚到這樣，而於厚字還是欠研究，韓信求封齊王時，若非有人從旁指點，幾乎失敗。厚黑學有這樣的精深，僅僅聽見這個名詞，就去實行，我可以說越厚黑越失敗。

八問：要如何才不失敗？我說你須先把厚黑史觀，厚黑哲理，與夫厚黑哲理之應用，澈底了解，出而應事，才可免於失敗。兵法：「先立於不敗之地。」又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厚黑學亦如是而已。

孫子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處世不外厚黑，厚黑之變，不可勝窮也。用兵是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處世是厚中有黑，黑中有厚。厚黑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厚黑學，與孫子十三篇，二而一，一而二。不知兵而用兵，必至兵敗國亡。不懂厚黑哲理，而就實行厚黑，必至家破身亡。聞者曰：你這門學問太精深了，還有簡單法子莫有？我答曰：有，我定有兩條公例，你照着實行，不須研究厚黑史觀，和厚黑哲理，也就可以爲英雄，爲聖賢，如欲得厚黑博士的頭銜，仍非把戰所有作品，窮年累月的研究不可。

就人格言之，我們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

污；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越厚黑，人格越高尙。」就成敗言之，我們可下一公例曰：「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越厚黑越失敗；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越厚黑越成功。」何以故呢？凡人皆以我爲本位，爲我之心，根於天性，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勢必妨害他人之私利，越厚黑則妨害於人者越多，以一人之身，敵千萬人之身，焉得不失敗；人人既以私利爲重，我用厚黑以圖謀公利，卽是替千萬人圖謀私利，替人行使厚黑，當然得千萬人之贊助，當然成功。我是衆人中的一分子，衆人得利，我當然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例如曾胡二人，用厚黑以圖國家之公利，其心中無絲毫私利之見存，後來功成了，享大名，膺厚賞，難道私人所得的利還小嗎？所以用厚黑以圖謀國家之利，成功固得重報，失敗亦享大名，無奈目光如豆者，見不及此。從道德方面說，攘奪他人之私利，以爲我有，是爲盜竊行爲，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則是犧牲我的臉，犧牲我的心，以救濟世人，視人之饑，猶己之饑，視人之溺，猶己之溺，卽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尙。

人問：世間許多人，用厚黑以圖謀私利，居然成功，是何道理？我說：這卽所謂「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耳。」與他相敵的人，不外兩種：一種是：圖謀公利而不懂厚黑技術的人，一種是：圖謀私利，而厚黑技術不如他的人，故他能取勝。萬一遇着一個圖謀公利之人，厚黑之技術與他相等，則必敗無疑。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

因爲妨害了千萬人之私利，這千萬人中只要有一人覷着他的破綻，就要乘虛打他。例如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其時的百姓，個個都希望他兩人中死去一人，所以項王迷失道，問於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致被漢兵追及而死。如果是救民水火之兵，田父方保護之不暇，何至會給他呢？我們提倡厚黑救國，這是用厚黑以保衛四萬萬人之私利，當然得四萬萬人之贊助，當然成功。

昔人云：「文章報國」，文章非我所知，我所知者，厚黑而已，自今以往，請以厚黑報國。厚黑經曰：「我非厚黑之道，不敢陳於國人之前，故衆人莫如我愛國也。」我不講厚黑，等於叫孔孟不講仁義，試問：能乎不能？我自問：生平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全在發明厚黑學，抱此絕學而不公之於世，是爲懷寶迷邦，豈非不仁之甚乎！李宗吾曰：「鄙人聖之厚黑者也，夫天未欲中國復興也，如欲中國復興，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何爲不講厚黑哉。」

昔人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衆人都說飯好吃，那個知道種田人的艱難，衆人都說厚黑學適用，那個知道發明人的艱難，我那部厚黑學，可說字字皆辛苦。

我這門學問，將來一定要成爲專科，或許還要設專門大學來研究。我打算把發明之經過，和同我研究的人寫出來，後人如仿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做二部厚黑學案，才尋

得出材料。抑或與我建厚黑廟，才有配享人物。

舊友黃敬臨，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說道：多年不見了，聽說你要建厚黑廟，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門的，請把我寫一段上去，將來也好配享。我說：不必再寫，你看論語上的林放，見着孔子，只問了「禮之本」三個字。直到而今，還高坐孔廟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卽此一度談話，已足配享而有餘。敬臨又說：我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因爲欽佩你的學問，不惜拜在門下。我說：難道我的歲數比你小，就夠不上與你當先生嗎？我把你收列門牆，就是你莫大之幸，將來在你的自撰年譜上，寫一筆「吾師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誥封某某大夫」光榮多了。

往年同縣羅伯康，致我信說道：「許多人說你講厚黑學，我逢人辯白，說你不厚不黑。」我覆信道：「我發明厚黑學，私淑弟子遍天下，謚我曰：『厚黑先生』，與我書用以作上款，我覆書以作下款，自覺此等稱謂，較之文成功，文正公，光榮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謂足下乃逢人說我不厚不黑，我果何處開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報我耶？嗚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尙其留意尊脛，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許多人勸我不必再講厚黑學，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從前發表的厚黑傳習錄，是記載我與衆人的談話，此次的叢話，是把傳習錄擴大大之。我從前各種文字，許多人都未看過，今把他全行折散來，與現在的新感想，混合寫

之。此次的叢話，是隨筆體裁，內容包含四種：（一）厚黑史觀，（二）厚黑哲理，（三）厚黑學之應用，（四）厚黑學發明史。我只隨意寫去，不過求分門類罷了。

人問：既是如此，你何不分類寫之，何必這樣雜亂無章的寫？我說：著書的體裁分兩種，一是教科書體，一是語錄體，凡一種專門學問發生，最初是語錄體，如孔子之論語，以及清之佛經，六祖之壇經，宋明諸儒之語錄，都是門人就本其師口中所說者，筆記下來。老子評著之道德經，可說是自寫的語錄，後人研究他們的學問，才整理出來，分出門類，或為教科書方式。厚黑學是新發明的專門學問，當然用語錄體寫出。

宋儒曰稱：「滿腔子是惻隱」，而我則「滿腔子是厚黑」，要我講，不知從何處講起。只好隨緣說法，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或談古事，或談時局，或談學術，或追述生平瑣事，高興時就寫，不高興就不寫。或長長的寫一篇，或短短的寫幾句，或概括的說，或具體的說，總是隨其興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個思想寫得出來。

我們用厚黑史觀去看社會，社會就成為透明體，既把社會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會的辦法，我對於經濟政治外交，與夫學制等等，都有一種主張，而此種主張，皆基於我對厚黑哲理。我這叢話，可說是拉雜極了，彷彿是一個大山，滿山的昆蟲鳥獸，草木土石等等，是極不規則的。惟其不規則，才是天然的狀態。如果把他整理得厘

然秩然，極有規則，就成爲公園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參加了人工，非復此山的本來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見解，好好歹歹，和盤託出，使山的全體表現，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補充之，冗蕪者刪削之，錯誤者改正之，開闢成公園也好，在山上採取奇石，另建一個房子也好，抑或捉幾個雀兒，採些花草，拿回家中賞玩也好，如能大規模的開採礦物則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點藥去醫病，檢點牛犬糞去肥田，池水嘗不好。我發明厚黑學，猶如瓦特發明蒸汽機，後人拿去紡紗織布也好，行駛輪船火車也好，開辦任何工業都好。我講的厚黑哲理，無施不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有能得我之一體，引而伸之，就可獨成一派。孔教分許多派，佛教分許多派，將來我這厚黑教，也要分許多派。

寫文字，全是興趣，興趣來了，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我寫文字的時候，引用某事，或某種學說，而案頭適無此書，就費蘇東坡「想當然耳」的辦法，依稀恍惚的寫去，以免打斷興趣。寫此類文字，與講放蕩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種見解，平空白地，無從說起，只好藉點事物來說，引用某事某說，猶如使用傢伙一般，把別人的，偶爾借來用用，若無典故可用，就杜撰一個來用，也無不可。

莊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種見解，特借鯀鵬野馬，漁父盜跖以寫之，只求將胸中所見說出，至鵬野馬，果否有此物，漁父盜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問。胸中所見者，

主人也。騰騰野馬，漁父盜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詩當如是，讀莊子當如是，讀厚黑學也當如是。

昔人謂如「文王周公，繫易，參辭爻辭，取其象，亦偶觸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達哉所言！戰國策中，如蘇秦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摩純熟，其遊說人主也，隨便引一故事，或設一個比喻，機趣橫生，頭頭是道，其途徑與莊之寓言，易之取象無異。宋儒初讀儒書，繼則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經成了一個系統，然後退而注孔子之書，藉以明其胸中之理，於是孔門諸書，皆成爲桀桀之騰騰野馬，漁父盜跖，而清代攷據家，乃據訓詁本義，字字譏彈之，其解釋字義固是，而宋儒所說之道理，也未嘗不是。九方皋相馬，在牝牡驪黃之外，知此義者，始可以讀朱子之四書集註，無如毛西河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學者，離不得宋儒語錄。然語錄出自門人所記，有許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學，號稱極盛，然陽明手著之書無多，欲求王氏之學，只有求之傳習錄，及龍谿諸子所記，而天泉證道一夕話，爲王門極大爭點。我嘗說：「四有四無」之說，假使明陽能夠親手寫出，豈不少去許多糾葛。大學「格物致知」四字，解釋者有幾十種說法。假使曾子當日，記孔子之言，於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釋，不但這幾十種說法不會



有，而且朱學主學爭執，也無自而起。我在重慶，有個姓王的朋友，對我說道：「你先生談話，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幾個朋友來談談，把你的談話，筆記下來。」我聽了，大駭，這樣一來，豈不成了宋明諸儒的語錄嗎！萬一我門下出了一個會子，摹仿大學那種筆法，簡簡單單的寫出，將來厚黑學案中，豈不又要發生許多爭執嗎？於是我趕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辦法，手寫語錄，名曰厚黑叢話，謝絕私人談話，以示大道無私之意。將來如有人說：「我親聞厚黑教主如何說」。你們萬不可聽信。經我這樣的聲明，絕不會再有天泉證道這種疑案了。我每談一理，總是反反覆覆的解說，寧肯重複，不肯簡略，後人再不會像「格物致知」四字，生出許多奇異的解釋。鄙人之於厚黑學也，可謂盡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鉢，傳之者誰乎！

有人問道：「你這叢話，你說內容包含：厚黑史觀，厚黑哲理，厚黑學之應用，及厚黑學發明史幾部份，你不把他分類寫出，則研究這門學問的人，豈不目迷五色嗎？豈不是故意使他們多費些精神嗎？」我說：「要想研究這種專門學問，當然要用心專研，中國的十三經和廿四史，泛泛讀去，豈不是目迷五色，紛亂無章嗎？而真正之學者，就從這紛亂無章之中，尋出頭緒來。如果殫於用心，就不必操這門學問，我只揭出原則和大綱，有志斯道者，第一步加以闡發，第二步加以編纂，使之成爲教科書，此道就大行了。所以分門別類，換一換二的講，乃是門弟子，和私淑弟子的任務，不是我的任

我心中有種種見解，不知究竟對與不對，特寫出來，請閱者指駁，指駁越嚴，我越是歡迎，我重在解釋我心中的疑團，並不是想獨創異說。諸君有指駁的文字，就在報上發表，我總是細細的研究，認為指駁得對的，自己修改了即是，認為不對，我也不回辯，免至成爲打筆墨官司，有失研究學問的態度。我是主張思想獨立的人，我的心坎上，絕不受任何人的壓抑，同時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獨立，所以駁詰我的文字，不能回辯。我倡的厚黑使觀，和厚黑哲理，倘被人推翻，我就把這厚黑教主，讓他充當，拜在他門下稱弟子，何以故？服從真理故。

宇宙真理，明明的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無須請人替我們研究。古今的哲學家，乃是我與真理中間的介紹人，他們所介紹的，有無錯誤，不可得知，應該離開了他們的說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個朋友，讀了我所作的文字，說道：「這些問題，東西洋哲學家，討論的很多，未見你引用，并且學術上的專名詞，你也少用，可見你平時對於這些學說，少有研究。」我聽了這個話，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來，凡引有哲學家的名字，及學術上的專名詞，盡量刪去。如果名詞不夠用，就自己造一個來用，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爾引有古今人的學說，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學說，不是以他的斗秤，來衡量我的學說。換言之，乃是我去審判古今哲學家，不是

古今哲學家來審判我。

中國從前的讀書人，一開口即是詩云書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變以後，一開口即是達爾文曰，盧梭曰，後來又添些杜威曰，羅素曰，馬克斯曰，純是以他人的思想爲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樣，自己也不伸頭去窺一下，未免過於懶惰了！假如駁我的人，引了「一句孔子曰，即是以孔子爲審判官，以四書五經爲新刑律，叫李宗吾來案候審。引了「一句達爾文諸人曰，即是以達爾文諸人爲審判官，以他們的作品爲新刑律，叫李宗吾來案候審。像這樣的審判，我是絕對不到案的。有人問：「要誰人才能審判你呢？」我說：「你就可以審判我。以你自家的心爲審判官，以眼前的事實爲新刑律。例如說道：「李宗吾，據你這樣說，何以我昨日看見一個人做的事不是這樣？今日看見一隻狗，也不是這樣？可見你說的道理不確實。」如果能夠這樣的判斷，我任是輸到何種地步，都要與你立一個鐵面無私的德政碑。

牛頓和愛因斯坦學說，任人懷疑，任人攻擊，未嘗強人信從，結果反無人不信從。註太上感應篇的人說道：「有人不信此書，必受種種惡報。」關聖帝君的覺世真經說道：「不信吾教，請試吾刀。」這是由於這兩部書所含學理，經不得研究，無可奈何，才出於威嚇之一途。我在厚黑界的位置，等於科學界的牛頓和愛因斯坦，假如不許人懷疑，不許人攻擊，即無異於說：我發明的厚黑學，等於太上老君感應篇，和關聖帝的覺

世真經，豈不是我自己詆毀自己嗎？

有人說：假如人人思想獨立，各創一種學說，思想界豈不成紛亂狀態嗎？我說：這不會有的，世間的真理，只有一個，如果有兩種或數種學說，互相違反，你也不必抑制一種，只叫他澈底研究下去，自然會把真理發見出來，真理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反對的。例如穿衣吃飯的事，叫人人獨立的研究，得的結果，都是餓了要吃，冷了要穿，同歸一致。凡所謂衝突者，都是互相抑制生出來的。假如各種學說，個個獨立，猶如林中樹子，根根獨立，有何衝突？樹子生在林中，採用與否，聽憑匠師，我把我的說法，宣布出來，採用與否，聽憑衆人。那有閉心，同人打筆墨官司。如果務必要強天下之人，盡從己說，真可謂自取煩惱，而衝突於是乎起矣。程伊川，蘇東坡，見不及此，以致洛蜀分黨，把宋朝的政局，鬧得稀濫；朱元晦，陸象山，見不及此，以致朱陸兩派，一部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打不完的筆墨官司。而我則不然，讀者要學厚黑學，我自然不吝教，如其反對我，則是甘於自誤，我也只好付之一嘆。

拙著「宗吾臆談」，流傳至北平，去歲有人把黑厚學抽出翻印，向舍姪徵求同意，并說道：「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該歐化，他老人家那套筆墨，實在來不倒。等我們與他改過，意思不變更他的，只改爲新式筆法就是了。」我聞之，立發航信說道：「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嗎？他們只知我筆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

黑學，思想之途迤，內容之組織，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於八股者，看不出來。宋朝一代講理學，出了文天祥陸秀夫諸人來結局，一般人都說可爲理學生色。明清兩代以八股取士，出了一個厚黑教主來結局，可爲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從八股中出來，算是真正的國粹。我還希望保存國粹的先生，由厚黑學而上溯八股，僅僅筆墨上帶八股氣，你們都容不過嗎？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則不必翻印。」那知後來書印出來，還是與我改了些，特此聲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學，是膺本，以免貽誤後學。

大凡有種專門學問，就有一種專門文體，所以論語之文體，與春秋不同。老子之文體，與論語不同。佛經之文體，與老子又不同。在心爲思想，在紙爲文字，專門學問之發明者，其思想與人不同，故其文字也與人不同，厚黑學是專門學問，當然另有一種文體。聞者說道：「李宗吾不要自誇！你那種文字，任何人都寫得出來。」我說：「不錯，不錯，這是由於我的厚黑學，任何人都做得來的緣故。」

我寫文字，定下三個要件：「見得到，寫得出，看得懂。」只求合得到這三個要件就夠了。我執筆時，只把我胸中的意見寫出，我不知文法，更不知有文言白話之分，之字的字，呼字嗎字，任使用之。民國十六年刊的「宗吾臆談」，十八年刊的「社會問題之商榷」，都是這樣。有人問我：「是什麼文體？」我說：「是厚黑式文體。」近見許多

名人的文字，都帶點厚黑式，意者中國其將興乎！

有人說：「我替你把厚黑學，譯為西洋文，你可把曹操劉備這些典故改為西洋典故，外國人才看得懂。」我說：「我的厚黑學，決不能譯為西洋文，也不能改為西洋典故，西洋人要學這門學問，非來讀一下中國書，研究一下中國歷史不可。等於我們要學西洋科學，非學英文德文不可。」

北平膺本厚黑學，有幾處把我的入股式筆調，改為歐化式筆調，倒也無傷緊要。只是有兩點，把原文精神失掉，不得不聲明：（一）我發明厚黑學，是把中外古今的事，逐一印證過，覺得道理不錯了，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劉備孫權幾個人，舉以為例。又追溯到上去，再舉劉邦項羽為例。意在使讀者，舉一反三，根據三國和楚漢兩代的原則，以貫通一部廿四史。原文有曰：「楚漢之際，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歸於敗者，韓信是也。……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范增是也。……這原就是楚漢人物，當下指點，更覺親切。北平膺本，把這幾句刪去，逕說韓信以不黑失敗，范增以不厚失敗，諸君試思：一部廿四史中的人物，竟以不厚不黑失敗者，豈少也哉！鄙人何至獨舉韓范二人。北平膺本，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二）厚黑傳習錄中，求官六字真言，先總寫一筆曰：「空，真，沖，捧，恐，送。」註明此六字俱是仄聲。做官六字真言，總寫一筆曰：「空，恭，糊，兇，毀，弄。」註明此六字俱是平聲，以下逐

學分疏。每以字俱是疊韻，唸起來音韻鏗鏘，厥欲假場中人，朝夕持誦，用以替代佛音。更囉囉叨叨咿啞六字，或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倘能虔誠持誦，豈可到極樂世界。不比持誦經咒幾佛號，尚須待諸來世。這原是我一種救世苦心，北平膺本，把總寫之筆刪去，遵從逐字發疏論起，則讀者真知逐字埋頭工作，不能把六字作咒語或佛號，虔誠誦誦，收效必鮮，此則北平膺本不能不負責者也。

吾道分三步工夫，第一步厚如蠟燭，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無形，黑而無色。這第三步工夫，也可說是上中下三乘。第一步是下乘，第二步是中乘，第三步是上乘。我隨緣說法，時而說下乘，時而說中乘上乘，時而三乘會通來說，聽者往往覺得我的話互相矛盾，其實始終是一貫的，只要知道吾道分上中下三乘，自然就不矛盾了。我講厚黑學，雖是五花八門，東拉西扯，仍滴滴歸源，猶如樹上千枝萬葉，千花百果，俱是從一株樹上生出來的，枝葉花果之外，別有樹之生命在。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若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諸君如想學厚黑學，須在佛門中，參悟有得，再來聽講。

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勸懲懲惡，言之不厭其詳，乃領悟者殊少，後閱五燈會元，及論孟等書，見禪宗教人，以說破爲大戒，孔子「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物隱而不發，躍如也。」然後知禪學及孔孟之說盛行，良非無因，我自悔教

授法錯誤，故十六年刊「宗吾臆談」，厚黑學僅略載大意，出言彌簡，屬望彌殷。噫！「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一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厚黑學是內聖外王之學，我已說廿四年，打算再說廿六年，湊足五十年，比世尊多說一年。」

有人勸我道：「你『怪話』少說些，外面許多人指責你，你也應該愛惜名譽。」我道：我有一自警之語：「吾愛名譽，吾尤愛真理。」話之說得說不得，我內斷於心，未下筆之先，遲回審慎，既著於紙，聽人攻擊，我不答辯。但攻擊者說的話，我仍細細體會，如能令我心折，即自行修正。

中國幅員廣大，南北氣候不同，物產不同，因之人民的性質也就不同。於是文化學術，無在不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有孔孟，南有老莊，兩派截然不同，曲分南曲北曲，字分南方之帖，北方之碑，拳術分南北兩派，禪宗亦分南能北秀，等等皆是。厚黑學是一種大學問，當然也要分南北兩派。門人問厚黑，宗吾曰：南方之厚黑歟，北方之厚黑歟，任金革，死而不願，北方之厚黑也，賣國軍人居之。革命以後，不循軌道，南方之厚黑也，投機份子居之。人問：究竟學南派好，還是學北派好？我說：你何糊塗乃爾？當講南派，就講南派，當講北派，就講北派。口南派而實行北派，是可以的，口北派而實行南派，也是可以的，純是相時而動，豈能把南北成見，橫互胸中？民國以來的人物，有由南而北的，有由北而南的，又復南而北，北而南，往返來回，已不知若干次，



你還徘徊歧路，向人間南派好嗎？北派好呢？我實在無從答覆。

世間許多學問我不講，偏要講厚黑學，許多人都很詫異，我可把原委說明：我本來是孔子信徒，小的時候，父親與我命名的名，我嫌他不好，見禮記上，孔子說：「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從孔子之意。光緒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學堂開堂，我從自流井赴成都，與友人雷壘督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無事，縱談時局，并談些經史來討論，嚮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鐵崖。我覺得儒教不能滿我之意，心想與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因改字宗吾。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獨立之旗幟，今年歲在乙亥，不覺已整整的三十二年了，自從改字宗吾後，讀一切經史，竟得破綻百出，是爲發明厚黑學之起點。

及入高等學堂，第一次上講堂，日本教習池永先生演說道：「操學問，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師。教育二字，在英文爲「Education」，照字義是「引出」之意。世間一切學問，俱是我腦中所固有，教師不過「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種學問來，按入學生腦筋內。如果學問是教師給與學生的，則是等於此桶水，傾入彼桶，只有越傾越少的，學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學生每每有勝過先生者，即是由於學問是各人腦中固有的原故。腦如一個壺，中貯許多物，教師把壺口打開，學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這種演說，恰與宗吾二字冥合，於我印象很深，覺得這種說法，比朱子所說「學之爲言

效也。精深得多。後來我學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錯。池永先生這個演說，於我發初學，有很大的影響。我近來閱報章，看見日本工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覺得討厭，獨有池永先生，我始終是敬佩的。他那種和藹可親的樣子，至今還常在我腦中。

我在學堂時，把教習口授的，寫在一個副本上面。書前大書「固囊」三字，許多同學不解，問我：是何意義？我說：并無意義，是隨便寫的。這「固囊」字，我自己不說，恐怕後來的考古家，考過一百年，也考不出來。「固囊者，腦是一個囊，副本上所寫，皆囊中固有之物也。」題此三字，聊當座右銘。

池永先生教理化數學，開始即講水素酸素。我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腦中搜索，走路吃飯睡覺都在想，看還可以引出點新鮮的東西否，以後凡遇他先生所講的，我都這樣的工作，那知此種工作，真是等於王陽明之格竹子，幹了許久許久，毫無所得。於是廢然思返，長嘆一聲道：「合生已過也，再結後生緣。」我從前被八股縛束久了，聽見廢科舉，與學堂，歡喜極了，把家中所有四書五經，與夫詩文集等等，一次而焚之，及在學堂內，住了許久，大失所望，有一次，星期日，在成都學道街，買了一部莊子，書民心見了，詫異道：「你買這些東西來做什麼？」我說：「回書悲心，科學這門東西，你我今生還有希望嗎？他是茫茫大海，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許多道理，也莫得器

械來試驗，還不是等於空想罷了。在學堂中，充其量，不過在書本上得點八云亦云的常識，有何益處？只如等兒子兒孫，再來研究，你我今生算罷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國古書上尋一條路來想。——他聽了這話，也同聲嘆息。

我在高等學堂的時候，許多同鄉同學的朋友，都加入同盟會，有個朋友，名叫張烈，五、六會對我說：「將來我們起事，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非常高興，心想古來當英雄豪傑，必定有個謬誤，因把歷史上的事，彙集攆來，用歸納法，搜求他的謬誤，經過許久，茫無所得。宣統二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其時校長名曰監督。）有一夜，睡在監督室中，偶然想到曹操劉備孫權幾個人，不禁擲床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觸類旁通，頭頭是道，一部廿四史，都可一以貫之。那一夜，我終夜不寐，心中非常愉快，儼然像王陽明在龍場驛大澈大悟，發明格物致知之理。

我把厚黑學發明了，自己還不知道這個道理對與不對，我同鄉同學中，講到辦事才，以至簡恆為第一，雷民心常呼之為「大辦事家」。適逢簡恆還富順城來，我就把發明的道理，說與他聽，隨他批評。他聽罷，說道：「李宗岳，你說的道理，一點不錯。但我要忠告你，這些話，切不可拿在口頭說，更不可見諸文字，你儘管照你發明的道理，埋頭做去，包你幹許多事，成一個偉大人物。你如果在口頭或文字上發表了，不但終身」

軍無成，反有種種不利。以我不聽良友之言，竟自把他發表了，結果不出簡恆所料。讀看以論君！一面讀厚黑學，一面須切話簡恆箴言。

我從前意氣甚豪，自從發明了厚黑學，就心灰意冷，再不想當英雄豪傑了。跟着我父發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及辦事三妙法。這些都是民國元年的文字。反正是許多朋友，見我這種頹廢樣子，與從前大異，很爲詫異。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假使我不講厚黑學，埋頭做去，我的世界，或許不像現在這個樣子，不知是厚黑學誤我，還是我誤厚黑學。

厚黑學一書，有些人讀了，忽然興嘆，因此少出了許多英雄豪傑。有些人讀了，奮然興起，因此又多出了許多英雄豪傑。我發明厚黑學，究竟爲功爲罪？只好付諸五股簡恆裁判。

我發明厚黑學的時候，自念及簡恆之言，遍尋了許久，後來想到朱竹垞所說：「寫不查兩麻紙厚，以寫一詩，斷不作廢。」奮然道：「英雄豪傑，可以不惜以這爲文字，不能不發表。」於是辭職毅然，提筆寫書，而後之英雄豪傑的希望，從此就斷送了。讀者只知厚黑學適用，那知我是犧牲一個英雄豪傑，掉換來的，其代價不爲不大。

其實朱竹垞那去厚黑一語，也未必能食兩麻紙厚。我把厚黑學發爲獨根之前，也未必要能爲英雄豪傑。於何德之呢？即以玉簡恆而論，其於吾道，算是獨有尊心，以他那樣的

才具，宜到有所成就，而孰知不然。反正時，他到成都，張烈五委他某縣知事，他不幹。自開辦以來，民國三年，計袁大之役，他在重慶獨立，當顧憲成消其推箱恆為狂賊，長，事賊，曹順，廖秋，華，郭築城，大，廣，年，被，捕，劉，瀘，州，廖，毅，夫，特，人，郭，家，得，冕，人，簡，其，東，瀘，西，縣，曹，順，廖，秋，華，郭，築，城，大，廣，年，被，捕，劉，瀘，州，廖，毅，夫，特，人，郭，家，得，冕，人，簡，其，之，會，心，還，是，這，樣，的，結，果，所，以，讀，我，厚，黑，學，的，人，切，不，可，自，命，為，得，好，明，派，暗，點，而，即，懷，自，滿。

民國元年，我到成都住董子街公論日報社內，與廖緒初，謝綬青，楊存松諸人同。他們再三邀我，把厚黑學寫出來，緒初并說道：『你如果寫出來，我與你做長。』我想：『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繩趨矩步，朋輩呼之為『廖大聖』。』他都說同。以發，當然可以發表。『我遂逐日寫去。我用的別號，是獨尊二字。取『天生地地，惟我獨尊』之意；緒初用淡然的別號，作一序曰：『吾友獨尊先生，發明厚黑學，誠書三卷，上卷厚黑學，中卷厚黑經，下卷厚黑傳習錄，嬉笑怒罵，亦云苛矣。然考之中外古今，與夫當世大人先生，舉莫能外，誠宇宙至文哉！世欲業斯學，而不得門徑者，當不乏人，特勸先生登諸報端，以餉後學，他日更刊為單行本，普渡衆生，同登彼岸，實之獨尊，以為何如。』民國元年，月日，淡然。』那知一發表出來，讀者譁然。說也奇怪，我與緒初同是別號，乃廖大聖人之稱謂，依然如故，我則博得李厚黑的徽號。

緒初辦事，富有毅力，毀譽在所不計，民國八年，他當省長公署教育科科长，其時校長縣視學（縣視學即後來之教育局長）任免之權，操諸教育科。楊省長對於緒初，倚界甚殷，緒初簽呈任免之人，無不照准；有時省長下條子，任免某人，緒初認為不當者，將原條退還，楊省長不以為忤，而信任益堅。最奇的，其時我當副科長，凡是得了好處的人，都稱頌曰：「此廖大聖人之賜也」；如有倒飯子的，被記過的，要求不遂的，預算被核減的，往往對人說道：「這是李厚黑幹的」，成了個「善則歸廖緒初，惡則歸李宗吾」。緒初命賊死，舊日教育科同事諸人，如侯克明黃治政杜小咸等均在小請他們當天說，究竟這些事，是不是我幹的？究竟緒初辦事，能不能受旁人支配？我今日說這話，並不是御責於死友，乃是舉出我經過的事實，證明簡恆的話，是天經地義。李厚黑學三字，斷不可拿在口中講。一我厚愛讀者諸君，故敢掬誠相告。

未必緒初把得罪人之事，向我推卸嗎？則又不然，有人向他說及我以緒初即說道：「某某事是我幹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謀人來，我當面對他說，與宗吾無涉。宗某初越是我幹的，某人怪李宗吾，你可叫謀人來，我當面對他說，與宗吾無涉。何？李宗吾能使我初越這樣做，非大厚黑而何？雷氏曰：『治厚黑學做得說不得』。其經名？李宗吾能使我初越這樣做，非大厚黑而何？雷氏曰：『治厚黑學做得說不得』。其經林具聖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也。一而二也。莊子說：『一聖人，大盜不止，聖人與』

六盜的真相，其子是請請請了。斯之徒問於斯曰：「終有道乎？」一斯曰：「奚香其有道也？」宋濂意關內中數，聖也。聖也，出後，後也，知時，智也，分均，存也。不通此二者，是而能成大事者，天不無人。一聖勇毅智仁五者，本是聖人所做的。斯能稱用之，就成爲公孫。及過來就厚黑三字，本是大家大詐所做的，人能善用之，就可稱六軍大貴。就舉例言之，胡林翼會說：「此要於公家有利，就是無恥的事，我都要辦來。」又說：「辦事要包攬把持。」所謂顧鏡無恥也，包攬把持也，豈非厚黑家所用的技倆嗎？林翼能盡用之，就成爲名臣了。

王蘭菴和潘緒初，都是我佩服的人，緒初辦旅省絳屬中學堂，和當省議會議員，只知爲添三字，才襟氣都受得，有點像胡林翼之頑鈍無恥；簡恆辦事，獨行獨斷，有點像胡林翼之包攬把持。有天胡林翼與二人說道：「緒初得了厚字訣，簡恆得了黑字訣，河海吾黨健者，二人歷引其事以證之。二人欣然道：「照這樣說來，我二人可謂各得聖人之中體了。」我說：「百年後有人與我建厚黑廟，你二人都是有祀亭希望的。」

民國元年，我在成都公論日報社內寫厚黑學，有天緒初到我室中，見案上寫有一段文字：「楚漢之際，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歸於敗者，韓信是也。袴下之辱，信能忍之，面之厚可謂至矣。及爲齊王，果從蒯迪之說，其貴誠不可言，獨奈何惓惓解衣推食之私情，賈然曰：「一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一卒至長樂鐘」



靈，身首異處，夷及三族，謂非咎由自取哉。楚漢之際，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歸於敗者，范增是也。……。」緒初把我的稿子讀了一遍，轉來把韓信這一段，反覆讀之，嘿然無語，長嘆一聲而去。我心想道：這就奇了，韓信厚有餘而黑不足，范增黑有餘而厚不足，我原是二者對舉，總怎麼獨有契於韓信這一段？我下細思之，才知緒初正是厚有餘而黑不足的人，他是盛德夫子，叫他忍氣，是做得到，叫他做狠心的事，他做不來。患寒病的人，吃着滾水很舒服；患熱病的人，吃着冷水很舒服，緒初所缺乏者，正是一黑字，韓信一段，是他對症良藥，故不知不覺，深有感觸。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下期，我在高等學堂畢業，次年當官順中學教習，簡恆當監督，下期縣立高小校校長姜選臣因事辭職，縣令王揆，備文請簡恆兼任，緒初適任富順縣視學。有天簡恆笑向我說道：「我近日窮得要當衣服了，高小校校長的薪水，我很想支來用，照公事說，是學生問題，像富順這一夥人，要攻殺我，我倒毫不睬他，最怕的是這聖人酸溜溜說道：『這筆款似乎可以不支吧！』你叫我臉放在何處，只好仍當衣服。』」我聽了，心裏想：「此雖偶爾談笑，而緒初之令人敬畏，簡恆之勇於克己，足見一班。他後來我曉明了厚黑學，才知簡恆這個談話，是厚黑學上，最重要的公案，我嘗同諸君心批評，一期報中實實偏於厚字者甚多，而以緒初為第一。夠得上講黑字者，只有簡恆一人。近日常常有人說：『你叫我面皮厚，我還做得來，叫我黑，我實在做不



來。這宜乎我作事不成功。——我說：「特慮你厚得不徹底，只要徹底了，無往而不成功。你清緒初之厚，居然把節恆之黑打敗。世間資質偏於厚字的人，萬不可自暴自棄。」

相傳凡人的頸子上，都有一條刀路，創子手殺人，順着刀路砍去，一刀就把腦壳砍下。所以創子手無事時，同人對坐閑談，他就要留心看你頸上的刀路。我發明厚黑學之初，遇事研究，把我往來的朋友，作為實驗品，用創子手看刀路的方法，很發見些重要學理。滔滔天下，無在非厚黑中人，諸君與前輩往還之際，本我所說的法子去研究，包管生出無限趣味，比讀四書五經廿五史受的益更多。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夫聖矣，無志用世矣，否則這些法子，我是不能傳授人的。

我遇着人在我名下行使厚黑學。叨叨絮絮，說個不休。我睜起眼睛看着他，一言不發，他忽臉一紅，嘆一聲笑道：「實在不瞞你先生，當學生的，實在沒法了，只有在老師名下，行使點厚黑學。」我說道：「可以！可以！我成全你就是了！」一語云：「內行不發貨」，奸商最會欺騙人，獨在同業前不敢賣假貨。我苦口婆心，勸人研究厚黑學，意在使大家都變成內行。假如有人要使點厚黑學，硬是說明了來幹，施者受者，大家心理安順。

我挖厚黑學發明過後，凡人情冷暖，與夫一切恩仇，我都坦然置之，有人對我說：「某人對你不起，他如何如何。」我說：我這個朋友，他當然這樣做，如果他不這樣

做，我的厚學遠講得通嗎？我所發明的是人類大原則，我這個朋友，當然不能逃出這一個原則。

辛亥十月，張列五在重慶獨立，任蜀軍政府都督，成渝合併，任四川副都督，嗣改民政長，他設一個審計院，擔任緒初為院長，緒初再三推辭，乃以尹紳鶴為院長，緒初為次長，我為第三科科長。其時民國初成，我以為事事革新，應該有一種新學說出現，乃把我發明的厚學學說發表出來，及我當了科長，一般人都說：「厚學學說果然適用，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長來了。」相好的朋友，勸我不必再登，我就停止不登，於是眾人又說道：「你看李宗吾，一做了科長，厚學學說就不登了。」我氣不過，向眾人說道：「你們只羨我做官，須知奔走官場，是有認款的。」我就發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每遇着相好的朋友，就盡心指授，無奈我那些朋友，資質太鈍，拿來運用不靈，一個個官運都不亨通，反是從旁竊聽的，和間接得聞的，倒還很出些人財。

在審計院時，緒初寢室，與我相連，有一日下半年，聽見緒初在室內，拍掉大罵，聲震屋瓦，我出室來看，見某倉皇奔出，緒初追而罵之，「你這個狗東西！混賬！……」，一直追至大門而止。（此君在緒初辦旅省敘屬中學時，曾當教職員）。緒初轉來，着見我，隨入我室中坐下，氣忿忿道：「某人，真正豈有此理！」我問何事？緒初道：「他初向我說：某人可當知事，請我向列五介紹，我唯唯否否應之。他說：『事如成

厚黑學選注四石銀子說：「我在韓子止一把鐵鑊道：『糊說，這些話都拿來和我說，碼這料他站起來就走。』」說道：「算了，算了，不說算了。」我激他不道：「這話去罵一頓。」我說：「你不替他說就是打，何必為此犯甚？」緒初道：「這話人言你太傷他的臉，將來不知還要將些甚麼事，我非對列說不可，免得用着這種人出去害人。」此雖尋常事，並在厚黑學是却落有甚深的音韻。我批評緒初：「厚有餘而黑不曉，叫他認氣是做不得來。將他做狼心的毒撒不來。』」何以此事認不得氣？其對待某君，未免太狠，竟自長以黨字範圍外，還是什麼道理呢？我反覆研究，就發見一條重要公例。公例是什麼呢？厚黑二事自是一物體之兩方面，凡厚到極點者，味有不能厚，厚到極點者，味有不能黑。藥劑會見：「曹燕之心至黑，而陳琳作檄，居然容他得過，未嘗不能厚。劉備之面至厚，強推誠相待，忽然與張越之，則未嘗不能黑。我們同輩中講到厚字，概公推緒初為第一。」所以地這不出這個公例。

厚黑學選注四石銀子說：「我在韓子止一把鐵鑊道：『糊說，這些話都拿來和我說，碼這料他站起來就走。』」說道：「算了，算了，不說算了。」我激他不道：「這話去罵一頓。」我說：「你不替他說就是打，何必為此犯甚？」緒初道：「這話人言你太傷他的臉，將來不知還要將些甚麼事，我非對列說不可，免得用着這種人出去害人。」此雖尋常事，並在厚黑學是却落有甚深的音韻。我批評緒初：「厚有餘而黑不曉，叫他認氣是做不得來。將他做狼心的毒撒不來。』」何以此事認不得氣？其對待某君，未免太狠，竟自長以黨字範圍外，還是什麼道理呢？我反覆研究，就發見一條重要公例。公例是什麼呢？厚黑二事自是一物體之兩方面，凡厚到極點者，味有不能厚，厚到極點者，味有不能黑。藥劑會見：「曹燕之心至黑，而陳琳作檄，居然容他得過，未嘗不能厚。劉備之面至厚，強推誠相待，忽然與張越之，則未嘗不能黑。我們同輩中講到厚字，概公推緒初為第一。」所以地這不出這個公例。

厚臉皮，變而爲黑心子的明證。人問：世間有黑心子，變而爲厚臉皮的沒有？我答道：有！有！聊齋上馬介甫那一段，所說的那位太太，就是由黑心子一變而爲厚臉皮。

緒初辱罵某君一事，詢之他人，迄未聽見說過，除我一人而外，無人知之，後來同他相處十多年，也未聽他重提，我嘗說：「緒初辱罵某君，足見其人剛正，離暗室中，亦不可予以私，事後絕口不言，隱人之惡，又見其盛德。」但此種批評，是站在儒家立場來說，若從厚黑哲學上研究，又可得出一條公例：「黑字專長的人，黑者其常，厚者其暫。厚字專長的人，厚者其常，黑者其暫。」緒初是厚字專長的人，其以黑字對付某君，是暫時的現象，事過之後，又回復到厚字常軌，所以後此十多年，隱而不言。我知他做了此等狠心事，必定於心不安，故此後見面，不便向他重提此事。他辦校屬學堂的時候，業師王某，來校當學生，因事犯規，緒初懸牌把他斥退，後來我會提起此事，他蹙然道：「這件事我很疚心。」這都是做了狠心的事，要恢復常軌的明證。因知他厚黑謀君心一定狠疚心，所以不便向他重提。

緒初已經死了十幾年，生平品行，粹然無疵，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至今談及，無不欽佩。去歲我做一篇「廖張軼事」，敘述緒初和列五二人的事蹟，曾登諸華西日報。緒初是瀾派黨的正實信徒，就是異黨人，只能說他黨見太深，對於他的私德，仍稱道不

禮。我那篇張缺事，曾應舉其事，將來我這厚黑叢話寫完了，莫得說的時候，再把他寫出來，充塞篇幅。一般人每緒初為厚大聖人，我看他，得力全在每個厚字。我對他說：恐爾厚學以圖謀公利，越厚學人格越高尚，上緒初人格之高尚，是我們所羨慕的，他的朋友和學生者甚多，可盡助我的話不錯，即可證明我定的公例不錯。

進則納事，有知難行易的身，有知易行難的。惟有厚黑學最特別，知也難，行也難。此道之玄妙，等於修仙悟道的口訣，首末原是秘密傳授，黃石老人，因張良有做骨，半較臣更難殺他，張良這等頓悟，他處以王者御期以。無奈這門學問太精深，所以史記說：此道本為聖人言，指不隨俗，獨沛公善之，後漢曰：沛公殆天授也。一可見這門學問，不但御師難遇，就遇着訂地難於領悟。又蘇東坡曰：一頃初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帝忍之，養其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一衣鉢真傳，彭彭可考。我打算做一節，一厚黑學師承記。說：劉授受淵源，使人知這門學問，實黃石公這類人，非求能傳授自要張良劉邦這類人，才能領悟。我新編厚黑救國之說，許多人說我不通，這也無怪其然，是之謂知難。

劉邦能夠分杯羹，能夠推孝惠魯元王傳，其心之黑，還了得嗎？這獨至韓信，求封假齊王，他忍不得氣，怒而大罵，使非張良從旁指點，幾乎誤事。勾踐入吳，身為臣，妻為妾，其面之厚，還了得嗎？沼吳之役，夫差遣人痛哭求情，勾踐心中不忍，意欲允之，

全虧范蠡悍然不顧，才把夫差置之死地。以劉鄩勾踐這類人，事到臨頭，還須軍師臨場指揮督率，才能成功，是謂之行難。

蘇東坡的留侯論，全篇是以一個厚字立柱。他文集中，論及沼吳之役，深以范蠡的辦法爲然，他這篇文字，是以一個黑字立柱。諸君試取此二文，細細研讀，當知鄙言不謬。人稱東坡爲坡仙，他是天生的神仙下凡，才能揭出此種妙諦。諸君今日且聽我講說，可謂有仙緣。噫，外患迫矣，來日大難，老夫其爲黃石老人乎，願諸君以張子房自命。

有人讀厚黑經，讀至「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極義，而究其本然之厚黑，一發生疑問道：『李宗吾，你這話恐說錯了。』孟子曰：『仁禮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見仁義是本然的。你怎麼把厚黑說成本然，把仁義說成外誘？』我說：我倒莫有錯，只怕孟子錯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他這個話，究竟對不對？我們要實地試驗。試問孟子的夫人，把池親生小孩，抱出來，由我當着孟子試驗。母親抱給小孩吃飯，小孩伸手來拖，如不提防，碗就會落地打盪。請問孟子，這種現相，是不是愛親？母親手中拿一塊糕餅，小孩伸手來索，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小孩就會伸手來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他口中。請問孟子，這種現相，是不是愛親？小孩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

界得出一個小孩，莫得這種現狀，我的厚學，莫即不識，既是全世界的小孩，無一不

孟子說：「大人之所不能，而能者，其良能也。」所謂良能者，其良知也。小孩見母

親口中有糕餅，就伸手去拿，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就推他打他，都是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依孟子所下的定義，都該認為良知良能。孟子教人，把良知良能，擴

而充之，現在許多官吏，取人民的金錢，即是把小孩時，從取母親口中糕餅，那種良知

良能，擴充出來的。許多志士，對於忠實同志，排擠傾軋，無所不用其極，即是把小孩

食乳食糕餅時，推哥哥，打哥哥，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現在的偉人，小孩那種心理，絲毫莫有失落，可見中國鬧到這麼糟，

完全是孟子的信徒幹的，不是我的信徒幹的。

我民國元年，發表厚學，指定曹操、孫權、劉備、孫策、周瑜、魯肅、呂蒙、呂孫、呂

年，并其一人學到。假令有一人像劉備，過去的四川，何至成為廢窟？有一人像孫權，

過去的吳國，何至會有裂痕？有一人像曹操，曹操能獨立嗎？有一人像劉琦，中國會四分

分五裂嗎？吾嘗曰：「劉琦劉琦，得見曹操，豈不德而見之？劉琦劉琦，得見劉琦，豈不德而見之？劉琦劉琦，得見劉琦，豈不德而見之？」所以說中國鬧得這麼糟，不是我的信徒幹的。



漢高祖分杯羹，是把小孩奪母親口中糕餅，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唐太宗殺建威元吉，是把小孩食乳食餅餅時，推哥哥，打哥哥，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這即是厚黑經上所說：「充其本然之厚黑。」昔人詠漢高祖詩云：「姐王肉，杯中羹，黃袍念重面翁輕。轄羹嫂，羹頰侯，一仇之仇報不休。」君不見漢家開基四百明天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乃如此。漢高祖把通常所謂五倫，與夫禮義廉恥，掃蕩得乾乾淨淨。這即是厚黑經所說：「一切天外誘之仁義」。

我主張把人性研究清楚，常與朋友談及，友人說：「近來西洋出了許多心理學的書，你聽不懂外國文，也無妨買一讀本來看看。」我說：「你這個話太奇了，我這個笑話你聽：從前有個查學員，視查某校，對校長說：『你這個學校，光線不足。』校長道：『我已派人到上海購買去了。』人人有一個心，自己就可直接研究，本身就是「一副儀器」，隨時隨地，都可以試驗，朝夕與我往來的人，就是我的試驗品，你叫我看外國人著的心理學書，豈不等於到上海買光線嗎？」聞者無辭可陳。

人性本是無善無惡，也可說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出來，於整個人性中，截取半面以立論，成為性善說。遺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論，就成為性惡說。因為各有二半的真理，故兩說可以並存，又因為只佔得真理之一半，故兩說互相攻擊。有孟子的性善說，就有荀子的性惡說，與之對抗。有平陽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



的厚黑學與之對抗。太形學說愈偏，則愈新奇，歡迎者愈衆，這本是一種公例。孔子之任善說，幾經偏了，王陽明之致良知更偏，所以陽明之說，一倡出來，就風靡天下。荀子的性惡說，也已經偏了，墨子的厚黑學更偏，所以厚黑學一傳出來，就洋溢乎四州。至陽明說之出世，父自然知孝，兄自然知弟，弟自然知兄，把良知二字講得頭頭是道。李宗吾說之出世，孩兒看母親口中糕餅，自然會以來說來放在自己口中。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見哥哥近前，自然會用手推他，把一「我」字講得頭頭是道。自陽明目中看來，窮鄉僻壤都是聖人，自鄙人目中看來，滿街都是厚黑。有人呼我爲教主，我何敢當，我在學術界，只取得與陽明對等的地位罷了。不過陽明在孔廟中受祭，人吃豬豬肉，不免客氣，雖下以我將來努力建國，黑學也以虔奉聖人，和玉簡恆雷民悉請配享。

我的厚黑學，本來與王陽明前致良知，沒有對等的價值。何以王陽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警議呢？因爲自古迄今，社會上有一種公共的禁忌，這種禁忌，與許彼此心心相喻，不許揭穿。揭穿子，就要受社會的制裁，這也是一種公例。我每向人講厚黑學，只消連講兩三點鐘，聽者大都津津有味，說道：「我平甘也這樣想，不過莫有拿出來說。」一講問：「心中既說這樣想，爲甚麼不拿出來講呢？這是暗中受了這種公例支耐的原故。我亦深諳的揭穿出來，是違反了公例，當然爲社會不許可。」

社會上何以會生出這種公例呢？俗語有兩句：「逢人短命，遇貨添錢。」諸君想都

知道假如你遇着一個人，你覺得他尊嚴，他答曰：「命至五歲，了。」你說：「你姓甚，他的面貌，只像平常的人，最多不過四十五歲罷了，豈能壽至五歲，這就很歡喜，是之謂一逢命短命也。又他遇到朋友家，由家看見一張棹子，問他買成若干錢？他答道：「買成四元，你說：『這張棹子，普通價值八元，再買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會買。』」他聽了，必定也很喜歡。是之謂一遇貨添錢也。人們的習性，固然是這樣，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這種公例。主張性善說者，無異於說：「世間盡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說這話的人，怎麼不受歡迎？主張性惡說者，等於說：「世間盡是壞人，你是壞人，我也是壞人。」說這話的人，怎麼不受排斥？荀子本來是不重孔廟的，後來因為他言性惡，把他請出來，打脫了冷豬肉，就是愛用這種公例的制裁，於是乎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廟中，以吃其冷豬肉。

《孟子》上有一闕然媚於世也。一句話，可說是孟子與宋明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惡說是篤世，性善說是媚世。性善說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褻媚媚語也。性惡說者曰：「你是壞人，我也是壞人。」此志士少人，篤言為世所厭聞，荀子之逐出孔廟也宜哉。嗚呼！學惡者教罪人也。」

近人游維藩著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說：「荀子在周末倡性惡說，獲僞非之者。」

多，絕無一人左袒之者，歷一千九百餘年，俞曲園獨毅然贊同之，……我國主張性惡說者，古今只有荀愈二氏，一云云。俞曲園是經學大師，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經學，他著的性惡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說中國言性惡之書，除荀子而外，幾乎莫有了，箴言爲舉世所厭聞，故敢於直說的人，絕無僅有。

滔滔天下，皆是諱病忌醫的人，所以敢於言惡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捨得犧牲者不能。荀子犧牲孔廟中的冷豕肉不吃，才敢於言性惡，李宗吾犧牲英雄豪傑不當，才敢於講厚黑學。將來建厚黑廟時，定要在後面，與荀子修一個啓聖殿，使他老人家，藉着厚黑教主的餘蔭，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豬肉。

常常有人向我說道：「你的說法，未免太偏。」我說：「誠然，惟其偏，才醫得好病，芒硝大黃，葶桂附片，其性至偏，名醫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藥也。藥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參甘草，請問世間的大病，被泡參甘草醫好者有幾？自孟子而後，性善說充塞天下，把全社會變成一種不癢不痛的大腫病，非得痛痛的打幾針，燒幾艾不可。醫家病用藥。醫熱病用寒藥。所以聽我講厚黑學的人，常常說道：「你的議論，很痛快。」因爲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針之灸之，才覺得痛，針灸後，全體暢適，才覺得快。

有人讀了厚黑叢話，說道：「你何必說這些鬼話？」我說：我逢着人說人話，逢着鬼說鬼話，請問當今之世，不說鬼話，說甚麼？我這部厚黑叢話，人見之則爲人話，鬼

見之則爲鬼話。

我不知這一生中，與孔子有何冤孽，他講他的仁義，偏偏遇着一個講厚黑的我，論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個講仁義的他，我們兩家的學說，極端相反，永世是衝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結」，我與孔子講和好了。我想個折衷調和的法子，提出兩句口號：「厚黑爲裏，仁義爲表。」換言之，即是枕頭上放一部厚黑學，案頭上放一部四書五經。心頭上供一個「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神位」，壁頭上供一個「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從此以後，我的信徒，即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們兩家學說，永世不會衝突了，千百年後，有人出來做一篇「仲尼宗吾合傳」，一定說道：「仁近於厚，義近於黑，宗旨引繩墨，切事情，仁義之弊，流於厥木不仁，而宗吾深遠矣。」

諱病忌醫，是病人通例，因之成了醫界公例。荀子向病人賂賂針灸了一下，醫界就嘩然，說他違背了公例，把他逐出醫業公會，把招牌與他下了，藥舖與他關了。李宗吾出來，大講厚黑學，叫人把衣服脫了，赤條條的施用刀針，這是自荀子而後，二千多年，都莫得這種醫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瘋子也。

昨有友人來訪，見我桌上堆些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一類書，詫異道：「你怎麼看這類書？」我說：我怎麼不看這類書，相傳某國有一井，汲飲者，立發狂，全國人皆飲

此井之水，全國人皆狂，獨有一人，自鑿一井飲之，獨不狂，全國人都說他得了狂病，捉他來，針之灸之，施以種種治療，此人不勝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飲之，於是全國人都歡忻鼓舞道：「我們國中，從此無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醫瘋病，針之灸之，只好在棹上蓄堆宋明諸儒的詩，自己治療。

孟子人性是渾然的，彷彿是一團大塊，王陽明從東門攻入，我從西門攻入，攻進去之後，所見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樣。人性以告子所說，無善無不善，最爲真確。王陽明倡致良知之說，是主張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等語，請問此種說法，與告子何異？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是性惡說這面的說法，民國九年，我創一條公例：「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這種說法，即是告子的說法。告子曰：「性猶湍水也」，五個字，換讀之即是「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

孟子荀子二人，都是於整個人性之中，各截半面而立論，所以把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合而爲一，理論就圓滿了，二說相合，即成爲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人問：孟子的學說，那能與荀子學說相合？我說：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請問二人之說，豈不是一樣嗎？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這與荀子所說：「滿乎五十歲的人，還愛

喜父母，他眼中只看見大舜一人，請問人性的真相，究竟是怎樣？難道孟荀之說不能相合嗎？

孟子性善說與性惡說，既可合而為一。則王陽明之致良知人與陸宗否之厚黑學否即可合而為一。人間，怎麼可合為一？我說：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厚黑說曰：「人有好色終身慕少艾」。孟子曰：「五刑而慕父母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厚黑說曰：「吾不見百歲而慕少艾者，予於彭祖見之矣」。愛親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好色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愛親的天性致出來，厚黑做到終身慕父母，固時就可把少壯好色的天性致出來，做到終身慕少艾。昔人說：「王學未流，皆醉於薄板」，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學致出來的原故。

依朱倫之意，孩提愛親，是性命之正，少壯好色，是形氣之私。此等說法，真是牽強附會。其實孩提愛親，非愛親也，愛其飲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撫養，則只愛乳母不愛生母，是其明證。愛乳母，與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固是一貫的，無非是為我而已。為我為人類天然現象，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故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愛親者食也，少壯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類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謂性」。此與王陽明從性說悟入，我為性惡說悟入，同到無善無惡而止。我同人講厚黑學，

於用手指月，人能循看手看去，就可以看見天上之月。人能循看厚黑學研究去，就可以窺見人性之真相。常有入，執着厚黑三字，同我刺刺不休，等於在我手上誇月，真可謂天下第一笑人。我的厚黑學，拿與此等人講，真是罪過。

孟子說：「見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美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全是從需要生出來。孩提所慕者食也，故慕飲我食我之父母。少壯所慕者色也，故慕能滿色慾之少艾與妻子。出仕所慕者功名也。君爲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謂目標，目標一定，則只知向之而趨，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標在功名，則真可以殺妻，漢高祖可以分父之羹，樂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標在父母，則郭巨可以埋兒，姜詩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鑽平王之尸。目標在色慾，則齊襄公可以淫其妹，衛侯公可以納其媳，晉獻公可以承父妾。著者認爲：人的天性，既是這樣，所以性善性惡問題，我們無須多所爭辯，負有領導國人之責者，只須確定目標，糾正國人的目標就是了。我國現在的大患，在日本壓迫，故當提出日本爲目標，手有指，指日本，目有視，視日本，口有道，道日本，心有想，想日本，使全國人之力量，集中在一點，於是乎漢趙也，漢高祖也，樂羊子也，郭巨也，姜詩也，伍子胥也，齊襄公也，衛侯公也，晉獻公也，一一向目標而趨，救國之道，如是而已。全國四萬萬人，有四個萬根力線，根力線，直達日本，我根力線，挺然特立，此種主義，可名之曰：「河谷力主義」。

有人問我道：你既自稱厚黑教主，當然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據你說：你不懂外國文，有人勸你看西洋心理學譯本，你也不看，像你這樣的孤陋寡聞，怎夠得上稱教主？我說道：我試問：你們的孔夫子，不惟西洋譯本未讀過，西洋這個名詞，都未聽過，怎麼會稱至聖先師？你進文廟，去把他的牌位，打來燒了，我這厚黑教主的名稱，立即登報取消。我再問：西洋希臘三哲，不惟連他們西洋大哲學家康德諸人的書，一本未讀過，并且恐怕現在英法德美諸國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怎麼會稱西洋聖人？更奇者：釋迦佛，中國字，西洋字，一個都認不得；中國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個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聞，萬倍於我這個厚黑教主，居然成爲五洲萬國第一個大聖人，這又是甚麼道理？吁，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爲謀，我正在劃出厚黑區域，建立厚黑哲學，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諸君曉置辯也。

我是八股學校的修業生，生平所知者，八股而已。嘗嘗有人向我說道：「可惜你不懂科學，所以你種種說法，不合科學規律。」我說：我在講八股，你怎麼同我講起科學來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學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全不合八股義法。我把達爾文的物種源論，斯密士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以評八股之法評之，每書上面，大批二字曰：「不通。」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則多批一字，曰：「死不通。」有人說：馬克斯的共產學說，是很合科學的，你應當細讀，我於是細讀一遍，加批曰「真正的死不通。」



人問：「究竟不通之點安在？你何得信口空說？」我說：你把我的厚黑叢書讀完了，自然明白。

天下文章之不通，望八股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不謂西洋科學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於中國之八股。現在全世界紛紛擾擾，就是幾都死不通的文章釀出來的。因為達書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有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因為馬克斯的文章不通，我國江西四川等處，才會憑空添出千百萬的新冤鬼；因為孟德斯鳩的文章不通，我國過去廿四年，才會四分五裂，中央政府，才會組織不健全。人問：「這部也不通，那部書也不通，要甚麼書才通？」我說：只有厚黑學，大通而特通。

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學也！如果我懂了科學，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的喊：「達爾文聖人也，斯密士聖人也，孟德斯鳩，馬克斯，聖人也，墨索里尼，斯丹林，希特勒，無一非聖人也。怎麼會寫厚黑叢書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的厚黑叢書為新刑律，把古之達爾文，斯密士，孟德斯鳩，馬克斯，今之墨索里尼，史丹林，希特勒，一一處以槍斃，而後國際上，經濟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

中國的人股研究好了，不過變成迂腐不堪的窮骨頭，如李宗吾一類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學家，達爾文，斯密士，馬克斯諸人的學說，研究好了，立即要：「屍骨成山，血水成河。」我素來對於中國的聖人很懷疑，乃一加研究，才知道西洋的聖人，更是可

懷疑。

我之所以成爲厚黑教主者，得力處全在不肯讀書。不惟西洋譯本不喜讀，就是中國書也不認真讀。凡與我相熟的朋友，都曉得我的脾氣，無論甚麼書，抓着就着，先把序看了，我只看首幾葉，或從末尾倒起着，或隨在中間亂翻來看，或跳幾葉看，略知書中大意就是了。如認爲有趣味的幾句，我就細細的反覆咀嚼，於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別個地方去了。無甚高深的哲學書，和最粗淺的戲曲小說，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視之，都是一樣讀法。

我認爲世間的書有三種，一爲宇宙自然的書，二爲我腦中固有的書，三爲古今人所著的書，我輩當以第一種第二種融合讀之，至於第三種，不過藉以引起我腦中蘊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證而已。我所需於第三者，不過如是，中國之書，已足供我之用而有餘，安用疲敝精神，讀西洋譯本焉。

我讀書的祕訣，是「跑馬觀花」四字，甚至有時跑馬觀花。中國的花園，馬兒都跑不完，怎能說到外國？人問：「你讀書既是跑馬觀花，何以你這厚黑叢話中，有時把書縫縫裏細微事，說得津津有味？」我說：說了奇怪！這些細微事，一觸目即刺眼，我打飛跑時，瞥見一朵鮮豔之花，卽下馬細細賞玩，有時覺得芥子大的花兒，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書縫縫裏細微事，也會跳入厚黑叢話中來。

我是懶人，懶則不肯苦心讀書，然而論有我的懶人哲學：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項羽，七十餘戰，戰無不勝，到了烏江，身邊只有二十八騎，還二戰三勝，然而他學兵法，不過略知其意罷了。古今政治家，推諸葛武侯爲第一，他讀書也是只觀大略，兩淵明在詩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個好讀書不求甚解的人。反之，魏讀兵書者莫如趙括，長平之役，一敗塗地。讀書最多者莫如劉歆，輔佐王莽，以周禮治天下，鬧得天怒人怨。註昭明文選的李善，號精書籠，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書這個東西，無於食物一樣，食所以療飢，書所以療愚，飲食吃多了不消化，會生病，書讀多了不消化，也會作怪，越讀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謂書呆子是也。王安石讀書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讀書不消化，才有洛蜀之爭，朱元晦讀書不消化，才有呂蔡，才有朱陸之爭。我國鬧得這樣糟，又被西洋書呆子所誤，馬克斯坐在英國鬧書籠，讀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的書，是書呆子中之辟乎其尊者也，所以會造出千百萬新冤鬼。

世界是進化的，從前的讀書人，是埋頭苦讀，進化到項羽和諸葛武侯，發明了讀書略觀大意的法子。夫所謂略觀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進化到了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則並大意亦未必了解。再進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並且不好讀書。將來再進化，必至一書不讀，一字不識，並且無理可解。嗚呼，世無慧能，斯言也，從護印證。

我寫厚黑叢話，遇着典故不夠用，就杜撰一個來用。人間：何必這樣幹？我說：自有宇宙以來，即應該有這種典故，乃竟無這種典故出現，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個，所以補造化之窮。人說：這類典故，古書中原有之，你書讀少了，宜乎尋不出。我說：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晝夜擺在面前，舉目即見，既是好典故，我寫厚黑叢話時，爲甚麼躲正書堆，不會跳出來？既不會跳出，即是死東西，這種死典故，要他何用！

近日有人向我說：「你主張思想獨立，講來講去，終逃不出孔子範圍。」我說：豈但孔子，我發明厚黑學，未逃出荀子性惡說的範圍，我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未逃出告子「性猶湍水也」的範圍。我做有一本「中國學術之趨勢，」未逃出我家駱大公的範圍。格外還有一位說法四十九年的先生，更逃不出他的範圍。

宇宙真理，明明擺在我們面前，任何人只要能夠細心觀察，得出的結果，俱是相同。我主張思想獨立，揭出宗吾二字，以爲標幟，一切道理，經我心考慮而過，認爲對的即說出，不曾會否認過，如果自己已經認爲是對的了，因古人曾經說過，我就別創異說，求逃出古人範圍，則是：非對古人立異，乃是對我自己立異，是爲以吾叛吾，不得謂之宗吾。孔子也，孟子也，荀子也，告子也，釋迦也，甚至村言俗語，與夫其他等等也：含一爐而冶之，無畛域，無門戶，一一以我心衡之，是謂宗吾。

宗吾者主見之謂也。我見爲是者則是之，我見爲非者則非之。前日之我以爲是，今日之我以爲非，則以今日之我爲主，如或回護前日之我，則今日之我，爲前日之我之奴，是曰奴見，非主見，仍不得謂之宗吾。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滔滔天下，皆周程朱張信徒也，皆達爾文，馬克斯諸人信徒也，一聽見厚黑學三字，即破口大罵，吾因續老子之語曰：「下下士聞道則大罵，不罵不足以爲道。」

日前我同某君談話，引了幾句孔子的話，某君道：「你是講厚黑學的，怎麼講起孔子的舉說來？」我說：「從前孔子出遊，馬吃了農民的禾，農民把馬捉住，孔子命子貢去說，把話說盡了，不肯把馬退還。回見孔子，孔子命馬夫去，幾句話說得農民大喜，立即退還。你想：孔門中，子貢是第一個會說的，當初齊伐魯，孔子命子貢去遊說，子貢一出而却齊存魯，破吳霸越，以這樣會說的人，獨無奈農民何，其原因是子貢智識太高，說的話，農民聽不入耳，馬夫的智識，與之相稱，故一說即入。觀世音曰：應以宰官身得度者，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你當過僧長，我現應長身而說法，你口誦孔子之言，我現孔子身而說法。一般人都說：「今日的人，遠不如三代以上。」果然不錯，鄙人雖不才，自問可以當孔子的馬夫，而民國

時代的酋長，不如孔子時代的農民。

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談話，某君警告之曰：「你少同李宗吾談些！謹防把你寫入厚黑叢話」。我說：「爾若放心，我這厚黑叢話中人物，是預備將來配享厚黑廟的，爾若自問，有何功德，可以配享？你怕我把你個寫入厚黑叢話，我正怕你們將來混入厚黑廟。」因此我寫這段文字，記其事而隱其名。

我生怕我的厚黑廟中，五花八門的人，鑽些進來，鬧得來如孔廟一般。我撰有敬臨食譜序一篇，即表明此意，錄之如下：

我有個六十二歲的老學生黃敬臨，他要求入厚黑廟配享，我業已允許，寫入厚黑叢話，讀者想還記得，他在成都百花潭側，開一姑孀，備具極精美的殺儀，招徠顧客，讀者或許照顧過，昨日到他公館，見他正在凝神靜氣，楷書資治通鑑，我詫異道：「你怎麼幹這個事？」他說：「我自四十八歲以後，即矢志寫書，已手寫十三經一通，補寫新舊唐書合鈔，並書注文選，相臺禮記，坡門楹和篆，各一通，現打算再寫一部資治通鑑，以完夙願。」我說：「你這稿主意就錯了，你從前歷任射洪，巫溪，榮縣等縣知事，我遊蹤所至，詢之人民，你政聲很好，以為你一定在官場努力，幹一番驚人事業，詎而詢知，退為庵師，自食其力，不禁大贊曰：「真吾徒也！特許入厚黑廟配享。」不料你在幹這個生活。須知：古今這一類生活的人，真較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嗎？庵師是你特



亦可謂僭且濫矣。敬臨饗食，譜嘉惠於人，有此功德，自足廟食千秋，生前具美饌以食人，死後人具美饌以祀之，此因德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貴自立，敬臨勉乎哉。

孔子平日飯蔬飲水，後人以不講殺饌，至今以冷豬肉祀之，腥臭不可嚮邇，他日厚黑廟中，有敬臨配享，後人不以美饌進，吾可傲於衆曰：吾門有敬臨，冷豬肉可不入於口矣，是爲序。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於成都。

◎讀者只知我會講厚黑學，殊不知我還會作各種散文，諸君如欲表章先德，有墓誌傳狀等件，請我作，包管光生泉壤，決不會蹈韓昌黎諛墓之嫌。至於作壽文，尤其是我的拿手好戲，壽星老讚之，必多活若干歲。君如不信，有謝慧生壽文爲證，壽文曰：

慧生謝兄，六旬大慶，自撰徵文啓有云：「知舊於之而錫之以言，以糾過去六十年之失，乃所願承，苟過愛而望其年之延，多爲之辭，乃多持（慧生名）之慚且俛，益不可仰矣，」等語。慧生與我同鄉，前此之失，惟我能糾之，若欲望其年之延，我也有妙法，故特撰此文以獻。

民國元年二三月，我在成都報上，發表厚黑學，其時張君列五，任四川副都督，有天見着我說道：「你瘋了嗎？甚麼厚黑學，天天在報上登載，成都近有一夥瘋子，巡警總監楊辛友，成都府知事但怒剛，其他如嚴錫卿，方琢章等，朝日跑來同我吵鬧，我將



修一瘋人院，把這些瘋子，一齊關起，你這個亂說大仙，也非關在瘋人院不可。」我  
說：「噫！我是救苦救難的大菩薩，你把我認爲瘋子，我很替你的瓶子擔憂。」後來列  
五改任民政長，袁世凱調之進京，他把印交了，第二天會審我說道：「昨夜謝慧生說：  
『下綱想來，李宗吾那們說法，是用得着。』」我拍案叫道：「田舍奴，我豈妄哉！瘋  
子的話，都聽得嗎？好倒好，瘋子已經倒了，今當臨別贈言，我告訴你兩句：『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那知袁世凱道不篤，後在天津織襪，被袁世凱逮京槍斃。他在  
天牢內坐了兩個月，不知五更草白之時，曾想及四川李瘋子的學說否，宣布死刑時，列  
五神色夷然，負手旁立，作微笑狀，同刑某君，呼冤忍罵，列五呼之曰：「某君！不  
說了！今日之事，你還在夢中。」大約列五此時，大夢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實係違反  
瘋子學說所致。

同事雷君鐵崖，留學日本，習文爲活，積肚皮不合時宜，滿清末年跑在西湖白雲寺  
去做和尚。反正時，任孫總統祕書，未幾辭職，作詩云：「一笑飄然去，霜風透骨寒，  
八年革命黨，半月聘書官，覆下等方濫，邯鄲夢已殘，西湖山色好，莫讓老僧看。」他  
對時事，非常憤懣，在上海，曾語某君云：「你回去告訴李宗吾，叫他厚黑學，少講  
些。」旋得瘋癩病，然日抱一酒瓶，逢人卽亂說，常常獨自一人，倒臥街中，人事不  
醒，警察看見，把他弄回，時愈時發，民國九年竟死。我這種學說，正是醫他那種病的

妙藥，他不惟不照方服藥，反痛詆養生，其死也宜哉。

列五鐵崖，均係慧生兄好友，渠二人反對我的學說，結果如此，獨慧生知道，瘋子的學說，用得着，居然活了六十歲，倘循英道臨路走去，就真活六十歲也是很可能的。我發明厚黑學二十餘年，私淑弟子遍天下，盡都讚揚烈烈，做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偏偏同我講學的幾個朋友，列五鐵崖而外，如廖君緒初，楊君澤溥，王君簡恆，謝君綬青，張君荔丹，對於吾道，均茫無所得，先後憔悴憂傷以死，慧生於吾道，似乎有明瞭的認識了，獨不解何以整居海上，寂然無聞，得非過我們而不入我室耶？然因其路窺滙溪，亦獲享此高壽，足徵吾道至大，其用至妙，造之可以幹驚天動地的事業，返之亦可延年益壽，今者遠隔數千里，不獲登堂拜祝，竊獻此文，為慧生兄慶，兼為吾黨勸，想慧生兄讀之，當亦掀髯大笑，滿飲數觴也。民國二十四年元月弟李宗吾拜撰。

後來我在重慶，遇着養生經又華，新自上海歸來，說道：「家叔見此文，非常高興，說道：『李先生說我，還要再活六十歲，那個時候，你們都八九十歲了，恐怕還活我不贏。』」子章說，不過愈趨疾而已，陳琳做文，不過愈頌風而已，我的學說，直能延年益壽。諸君試買一本讀讀，比吃紅色補丸，參茸衛生丸，功效何啻萬倍。

民國二年，討袁失敗後，我在成都，會着二人，瘦而黑，問其姓名，為陸昌黃容九，他問了我的姓名，面現驚愕色，說道：「你是不是講厚黑學那個李某？」我說：

是的，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在北京聽見列五說過。」我想：列五能在北京，宣傳吾道，一定研究有得，深爲之慶幸。民三下半年，我在中壩省立第二中校，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歷敘近况，及織襪情形，並說當局如何如何與他爲難，中有云：「復不肯從他傷，乞憐於心性馳背之人。」我讀了，失驚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不久，即聞被逮入京。此信我已裱作手卷，請名人題跋，以爲信道不篤者戒。

列五是民國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三月四日，在北京槍斃，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我這瘋子的徵號，最初是他喊起的，諸君旁觀者清，請批評一下：「究竟是瘋的，他是瘋的？」宋朝米芾，人呼之爲「米顛」，一日蘇東坡請客，酒酣，米芾起言曰：「人呼我爲米顛？請君之字瞻。」東坡笑曰：「吾從衆」。我請諸君批評，我是不是瘋子？諸君一定說：「吾從衆」。果若此，吾替諸君危矣！且替中華民國危矣！何以故？曰：有張列五的先例在，有民國過去二十四年的歷史在。

去歲（廿四年）元旦，華西報的元旦增刊上，我作有篇文章，題目「元旦預言」，我的預言，是「中國必興，日本必敗」八個字，這是從我的厚黑史觀推論出來，必然的結果，不過文中未提用厚黑二字罷了。今年華西報發元旦刊，先數日總編輯請我做篇文章，我曰：做則必做，但我做了，你則非刊上不可，我的題目，是「厚黑年」三字。他

默然不語。所以二十五年華西報元旦增刊，諸名流都有文字，獨莫煇厚黑教主的文字，就是這個原因。我認爲民國廿五年，是中國的厚黑年，也即是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是世界的厚黑年，諸君不信，請詳考事實。

昔人說：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我民國元年發覺厚黑學，至今已二十五年，我在四川一省內，遺臭萬年的工作，算是做了一國門外漢，俯仰千古，常以自警。所以民國二十五年，在我個人方面，也可說是厚黑年，是應該開慶祝大會的。我認爲我的信徒，將來一定會仿耶穌紀念的辦法，以厚黑紀念，使厚黑學三字與國同休，每二十五年，開慶祝大會一次，自今以後，再開三百九十九次，那就是民國萬年了。我至此處，不禁高呼曰：中華民國萬歲！厚黑學萬歲！

去年吳稚暉在重慶時，新聞記者友人毛暢熙，約我同去會他。我認爲讀中外奇書，約莫有讀過厚黑學，他住稱是大觀園中的劉老老，此次由重慶，到成都，登峨眉，遊嘉州，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算是看過了，獨於大觀園外面，有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他却未見過。歡迎吳先生，我也去了來，他的演說，我也聽過，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劉老老獨未看見石獅子，我不去會他，特別與他相識。

有人聽見厚黑學三字，即罵曰：「李宗吾是壞人」，我即還罵之曰：「你是宋儒」

「。要說壞，李宗吾與宋儒，同是壞人。要說好，李宗吾與宋儒，同是聖人。就宋儒言之，宋儒是聖人，李宗吾是壞人。就厚黑學言之，李宗吾是聖人，宋儒是壞人。故罵我爲壞人者，其入卽是壞人，何以故？是宋儒故。」

我所最不了解者，是宋儒去私之說。程伊川身爲洛黨首領，造成洛蜀相攻，種下南渡之禍，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宋儒講性善，流而爲洛黨，在他們目中視之，人性皆善，我們洛黨，盡是好人，惟有蘇東坡，其性與人殊，是一個壞人。王陽明講致良知，滿街都是聖人，一變而爲東林黨，吾黨盡是好人，惟有力抗滿清的熊廷弼是壞人，是應該拿來殺的。清朝的皇帝，披覽廷弼遺疏，認爲他的計劃實行，滿清斷不能入關，憫其忠而見殺，下詔訪求他的後人，優加撫卹，而當日排擠廷弼，並且想殺他的，不是別人，乃是至今公認爲忠臣義士的楊漣左光斗等，這個道理，拿來怎講？嗚呼洛黨！嗚呼東林黨！我不知蒼頡夫子，當日何苦造下一個黨字，拿與程伊川，楊漣，左光斗，一般賢人君子這樣用！奉勸讀者諸君，與其研究宋學，研究王學，不如切切實實的，研究厚黑學好了。

人心如磁石一般，我們學過物理學，卽知道：凡是鐵條，都有磁力，因爲內部分子凌亂，南北極相消，才顯不出磁力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內部分子，南北極排順，立卽發出磁力。我國四萬萬人，本有極大的力量，只因內部凌亂，致受列強的

欺凌。我們只要把內部力線排順，四萬萬人心連，走在同一的線上，發出來的力量，還了得嗎？問：內部分子，如何才能排順？我說：你只有研究厚黑學，我所寫的厚黑叢話，即是引導鐵條的磁石。

我國有四萬萬人，只要能夠聯為一氣，就等於聯合了歐洲十幾國，我們現受日本的壓迫，與其哭哭啼啼，跪求國聯援助，跪求英美諸國援助，毋寧哭哭啼啼，跪求國人，化除意見，先把日本驅逐了，再說下文。人問：國內意見，怎能化除？我說：你把厚黑學廣為宣傳，使一般人了解厚黑精義，及厚黑學使用法，自然就辦得到了。

我發明厚黑學，一般人未免拿來用反了，對列強用厚字，搖尾乞憐，無所不用其極，對國人用黑字，排擠傾軋，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把中國鬧得這樣糟體我主張翻過來用，對國人用厚字，事事讓步，任何氣都受，任何賤都不算，對列強用黑字，凡可以破壞帝國主義者，無所不用其極，一點不讓步，一點氣都不受，一切賄賂，非算請不可。然此非空言所能辦到，其下手方法，則在調整內部，把四萬萬根磁力線排順，根根力線，直射帝國主義者，這即是我說的「厚黑救國」。

我們學物理化學，可先在講室中試驗，惟有國家這個東西，不能在講室中試驗，據我看來，還是可以試驗，現在五洲之中，各國林立，諸大強國，互相競爭，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說：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當日的春秋

戰國，即是我們的試驗品。

春秋時，周天子失了統馭能力，諸侯互相攻伐，外夷乘間侵入，弱小國很受蹂躪，與現在情形，是一樣的。楚國把漢陽諸姬滅了，還要問鼎中原，與日本滅了琉球高麗，進而佔據東北四省，進而想併吞中國是一樣的。那個時候，一般人正尋不着出路，忽然跳出一個大厚黑家，名曰管仲，霹靂一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用周天子的名義，驅逐外夷，保全弱小民族的領土，大得一般人的歡迎。他的辦法，是九合諸侯，把弱小民族的力量，集中起來，向外夷攻打，伐山戎以救燕，伐狄以救衛邶，這是一種合力政策，把外夷各樹擊破。以那時國際情形而論，楚國是第一強國，齊雖泱泱大國，但經襄公荒淫之後，國內大亂，桓公即位之初，長勺之戰，連魯國這種弱國，都戰不過，其衰弱情形可想，召陵之役，竟把楚國屈伏，全由管仲政策適宜之故。我國在世界弱小民族中，弱則有之，小則未也，絕像春秋時的齊國，當今之世，「管厚黑」復生，他的政策，一定是「擁護中央政府，把全國力量集中起來，然後進而聯合弱小民族，把他全世界力量，集中起來，向帝國主義攻打。」基於此種研究，我國當九一八事變之後，早就該使下厚黑學，退出國際聯盟，另組一個「世界弱小民族聯盟」，與那個分贓集團的國聯，成一個對抗形勢，由我國出來，當一個齊桓公，領導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暨帝國主義奮鬥。

到了戰國，國際情形又變，齊楚燕趙韓魏秦，七雄並立，周天子已經扶不起來，紙老虎成了無用之物，尊周二字，說不上去了。楚在春秋時，爲夷狄之國，到了時此，攘夷二字，更不適用。七國之中，秦最強，屢屢平，有併吞六國之勢，於是第二個大厚黑家蘇秦，挺身而出，倡議聯合六國，以抗秦國，即是聯合衆弱國，攻打一強國，仍是一種合力政策，可說是一管仲厚黑政策的變形。基於此種研究，我們可把世界帝國主義，合者爲一個強秦，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六國，當然組織一個「弱小民族聯盟」，以與帝國主義周旋。

諸君莫把蘇秦的法子小視了，他是經過引錐刺股的工夫，揣摩期年，才研究出來，他這種法子，含有甚深的學理，他得的是太公陰符，陰符是道家之書，古陰符不傳，現行的陰符，是偽書，我們既知是道家之書，就可用老子的道德經來說明，老子一書，包藏有很精深的厚黑原理，戰國時厚黑大家文種范蠡，漢初厚黑大家張良陳平等，都是從道家一派出來的。管子之書，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所以管仲的內政外交，暗中以厚黑三字爲根據。鄙人發明厚黑學，進一步研究，創一條定理：「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邊讀老子之書，就覺得處處可用力學公例來解釋，將來我講「中國學術」時，才來逐一說明，此時談厚黑外交，我只能說，蘇大厚黑的政策，與老子學說相合，與力學公例相合。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這明明是歸到一個平字而止，力學公則，兩力平衡，才能穩定，水不平則流，人不平則鳴，蘇秦窺見這個道理，遊說六國，抱定一個平字立論。他說六國，每用「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和「稱東海，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一類話，激動人不平之氣，他對付秦國的法子，是「把六國聯合起來，秦攻一國，五國出兵相救」，此種辦法，恰得到克魯泡特金「互助」之說。秦雖強，而六國聯合起來，力量就比他大，合得到達爾文「競爭」之說。他把他的政策，定名為「合從」，更可尋味，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明明是力學上的合力方式。他這個法子，較諸管仲政策，含義更深，所以必須揣摹期年，才研究得出來。他一研究出來，自己深信不疑的說道：「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果然一說就行，六國之君，都聽他的話。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秦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你想：戰國時候，百家爭鳴，是學術最發達時代，而蘇厚黑的政策，能夠風靡天下，豈是莫得真理嗎？

管蘇兩位大厚黑家，定下的外交政策，形式雖不同，裏子是一樣的，都是合衆弱國以攻打強國，都是合力政策。然而管仲之政策成功，蘇秦之政策，終歸失敗，從約終歸解散，其原因安在呢？管仲和蘇秦，都是起的聯軍，大凡聯軍總要有負責的首領，唐朝

九節度相州之制，雖有郭子儀李光弼諸名將，卒至潰敗者，就由於莫得負責的首領。齊國是聯軍的中堅份子，職守責任，一肩担起，其他諸國，立於協助地位。六國則彼此立於對等地位，不相統轄，缺乏重心，蘇秦當從約長，本然是六國的重心，無奈他這個人，莫得事業心，當初只因受了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的氣，才發憤讀書，及佩了六國相印，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志滿意得，不復努力，你想當首領的人，都這個樣子，怎能成功？假令管大厚黑來當六國的從約長，是決定成功的。

蘇秦的政策，確從學理上研究出來，而後人反鄙視之，其故何也？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未能領教李宗吾的學說，他陳善數十箇，中間缺少了一部「厚黑叢話」，不知道「厚黑為裏，仁義為表」的法子，他遊說六國，純從利害上立論，亦赤裸的把厚黑表現出來，忘却在上面糊一層仁義道德，所以他的學說，就成為邪說，無人研究，這是很可惜的。我們用厚黑史觀的眼光看去，他這個人，學識有餘，實行不足。平生事跡，可分兩截看：從割股至當從約長，為一截，是學理上的成功。當從約長以後，為一截，是實行之失敗。前一截，我們當奉以為師，後一截，當引以為戒。

我們把春秋戰國外交政策，研究清楚了，再來研究魏蜀吳三國的外交政策。三國中，魏最強，吳蜀俱弱，諸葛武侯，在隆中，同劉備定的大政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攻曹魏，合兩弱國，以攻一強國，仍是蘇大厚黑的法子。史稱：孔明自比管樂，我請問讀

者一下。孔明治蜀，略似管仲治齊，自比管仲，尙說得去，惟他平生政績，無一點與樂毅相似，以之自比，是何道理？這就很值得研究了。考之戰國策：燕昭王伐齊，是合五國之兵，以樂毅爲上將軍，他是聯軍的統帥，與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樣。燕王欲伐齊，樂毅獻策道：「夫齊霸國之餘教，而廢勝之遺事也，聞於兵甲，習於戰攻，主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因主張合趙楚魏宋以攻之。孔明在隆中，對劉先帝說道：「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因主張：「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聯孫權，然後北伐曹操，其政策與樂毅完全一樣。樂毅曾奉昭王之命，親身赴趙，把趙驪城，再合楚魏宋之兵，才把齊打破。孔明奉命入吳，說和孫權，其破曹操於赤壁，其舉動也是一樣，此即孔明自比樂毅所由來也。至於管仲糾合諸國，以討伐最強之齊，與孔明策孫權共討曹操，其意亦不待言。由此知孔明聯吳伐魏的主張，本不外管仲樂毅的遺策。

東漢之末，天子失去統馭能力，羣雄並起，與春秋戰國相似，孔明隱居南陽時，與諸名士討論天下大勢，大家認定：曹操勢力最強，非聯合天下之力，不能把他消滅，希望有春秋時的管仲，和戰國時的樂毅，這類人才出現。於是孔明遂自許：有管仲樂毅的「本事」，能夠聯合羣雄，攻打曹操，這即所謂「自比管樂」了，不過古史簡略，只記「自比管仲樂毅」一句，把他和諸名士的議論，概行刪去了。及到劉先帝三顧草廬時，所有

袁紹，袁術，呂布，劉表等，一一消滅，僅剩一個孫權。所以隆中定的政策，是東聯孫吳，北攻曹魏。這種政策，是同諸名士細細討論過的，故終身照着這個政策行去。

「聯合眾弱國攻打強國」的政策，是蘇秦揣摩魏年，研究出來的，是孔明隱居南陽，同諸名士，討論出來的，中間含有絕大的道理。人稱孔明爲王佐之才，殊不知：孔明澹泊寧靜，頗近道家，他生平所讀的，是最粗淺的兩部厚黑教科書，第一部是韓非子，第二部是戰國策，他治國之術，純是師法申韓，曾手寫申韓以教後主，他的外交政策，純是師法蘇秦。戰國策載：蘇秦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三國志載：孔明說孫權，叫他棄兵東甲，北面降曹，孫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我們對照觀之，孔明的策略，豈不是與蘇厚黑一樣嗎？

「聯合眾弱國，攻打強國」的政策，非統籌全局，從大處着眼，看不出來。這種政策，在蜀只有孔明一人能了解，在吳只有魯肅一人能了解，魯肅主張捨去荊州，以期與劉備聯合，其眼光之遠大，幾欲駕孔明而上之。蜀之關羽，吳之周瑜呂蒙陸遜，號稱英雄，俱只見着眼前小利害，對於這種大政策，全不了解，與備孫權，有相當的了解，無奈認不清，拿不定。時而聯合，時而破裂，破裂之後，又復聯合。最了解者，莫如曹操，他

聽見孫權把荆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落了。其實孫劉聯合，不過抄寫蘇厚黑的舊文章，曹操是千古奸雄，聽了都專心驚胆戰，這個法子的厲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上面的研究，可得一結論曰：「當今之世，諸葛武侯復生，他的政策，決定是：組織世界弱小民族聯盟，向帝國主義的國家進攻。」

孔孟言道德，戰國策士，則言利害，普通人知有利害，不知有道德，故孔孟終身不遇，策士則立談而取卿相之榮。蘇秦說六國聯盟，從利害立論，說得娓娓動聽，六國之君，翕然從之，張儀解散聯盟，也是從利害立論，說得娓娓動聽，六國之君，又翕然從之。請問同是一事，何以極端相反之兩說，俱能動人？究竟蘇秦二說，孰為真理？孰非真理？我們要解釋這個問題，當先懂得人類社會中，有一種公例，公例為何？即「目前之小利害，與日後之大利害，往往相反」是也。例如忍嗜慾，勞筋骨，此目前小害也，日後有種種幸福，則大利也。貪財色，耽逸樂，此目前小利也，日後有種種禍患，則大害也。蘇秦說六國聯盟，從日後大利害立論，張儀解散聯盟，從目前小利害立論。常人目光短淺，難以關羽周瑜呂蒙陸遜，這類才智之士，尙不免為目前小利害所惑，何況平民庸庸之主，所以張儀之言，一說即入。

我們倡「弱小民族聯盟」之說，聞者必惶然大駭，以為帝國主義勢力這樣大，我們

組織弱小民族聯盟，豈不觸怒他，而立取滅亡？這種疑慮，是一般人所有的，當時六國之君，也有這種疑慮，張儀知六國之君心思，就示勢恐嚇之，說道：「你們如果這樣幹，秦國必如何如何的攻打你，我勸你還是西向事秦，將來有如何的好處。」六國聽他的話，連袂事秦，遂一一爲秦所滅。諸君試取戰國策細讀一遍，即知張儀對六國的話，絕像現在帝國主義者之恐嚇弱小民族一般。由歷史的事實來證明，從張儀之言而亡國，足知蘇秦之主張是對的。今之辯者，怕觸怒帝國主義者，不敢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恰走入張儀途途，願讀者，深思之！深思之！

蘇秦與張儀同學，自以爲不及儀，後來回到家中，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加了一番自修的苦功，其學力遂超出張儀之上，說出的話，確有真理。孟子對齊宣王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副八，何異於以鄰敵楚哉！」這種說法，宛然合從聲口。孟子譏公孫衍張儀，以順爲正，是妾婦之道，獨未說及蘇秦，我們細加研究，公孫衍張儀教六國事秦。儼如妾婦事夫，以順爲正。若蘇秦之反抗強秦，正是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

孟子之學說，最富於獨立性，我們讀孟子答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答「齊人築薛仁之問」，答「事大國則不得免焉」之問，獨立精神，躍然紙上，假令孟子生今之世，絕不會仰承列強鼻息，絕不會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

宇宙真理，只要能夠徹底研究，得出的結果，彼此是相同的。所以管仲「尊周攘夷」的政策，律以孔子的春秋是合的。蘇秦「合衆弱國以抗一個強國」的政策，律以孟子的學說，也是合的。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也說合從是六國之利，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足徵蘇秦的政策是對的。我認厚黑學有兩句祕訣：「厚黑爲裏，仁義爲表。」假令我們明告於衆曰：「我們應當師法蘇秦聯合六國之法，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一般人必詫異道：「蘇秦是講厚黑學的，是李瘋子一流人物，他的話都信得嗎？信了立會亡國。」我們改口說道：「此孔孟遺意也，此諸葛武侯之政策也，此司馬溫公之主張也。」聽者必默然接受。

大丈夫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寧爲玉碎，無爲瓦全。我國以四萬萬民衆之國，在國聯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事事惟列強馬首是瞻，亡國之禍，迫於眉睫，與其坐以待斃，孰若起而攻之！與其在國聯中，仰承列強鼻息，受列強之宰割，曷若退而爲弱小民族之盟主，與列強爲對等之周旋。春秋之讖，雖敗猶榮，而況乎斷斷不敗也。

晉時李特入蜀，周覽山川形勢，嘆曰：「劉禪有如此江山，而降於人，豈非庸才？」我國有這樣的土地人民，而受制於東鄰三島，千秋萬歲後，讀史者，將謂之何！余豈好講厚黑哉。余不得已也，凡我四萬萬民衆，快快的厚黑起來，一致對外，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快快的厚黑起來，向帝國主義進攻。

有了春秋戰國那種局勢，管仲蘇秦的政策，遂應運而生，有了現今這種局勢，威爾遜的政策，也應運而生，威爾遜國際聯盟之主張，大類管蘇二人的政策，其主張雖對，卒之不能成功，也與蘇秦相似。然而我們從學理方面推論，要想全世界永久和平，非仍走管仲蘇秦這條路不可，非仍走威爾遜這條路不可。現在的國際聯盟，已經衰朽不適用了，應當把他摧毀了，由我國出來發起，另組一個「世界弱小民族聯盟」，把威爾遜的原則，拿在「弱聯」中來實行。

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大受弱小民族的歡迎，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於「民族自決」之外，再提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號，當然更受歡迎。且威爾遜不過徒呼口號而已，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有特設之機關提挈之，更容易成功。

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其所以不能成功者，由於本身上是矛盾的。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威爾遜代表美國，美國是列強之一，是佔在壓迫者方面，威爾遜個人，雖有這種主張，其奈美國之立場不同何？我國與弱小民族，是站在一個立場，出來提倡民族自決，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彼此互助，是決定成功的。

至於和會上威爾遜之所以失敗者，則由威爾遜是教授出身，不脫書生本色，未曾研究過厚黑學。美國參戰之初，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巴黎和會初開，全世界弱小民族，把威爾遜當如救世主一般，以為他們的痛苦，可以在和會上解除了；那知英



國的路易喬治，法國的克利滿梭，都是精研厚黑學的人，就中克利滿梭，綽號「母大虫」，尤爲兇悍，初聞威爾遜鼎鼎大名，見面之後，才知黔驢無技，時時奚落他，甚至說道：「上帝只有十誡，你提出十四條，比上帝還多了四條，只好拿在天國去行使。」威爾遜只好忍受。後來意大利全權代表下旗歸國，日本全權代表，也要下旗歸國，就把威爾遜嚇慌了，俯首貼耳，接受他們要求，而民族自決四字，遂成泡影。

假令我這個厚黑教主是威爾遜，我就裝癡賣呆，聽憑他們奚落，坐在和會席上，一言不發，直待意大利下旗歸國，日本下旗歸國，已經出了國門，猝然站起來，在席上「巴掌」說道：「你們要這樣幹嗎？我當初提出十四條原則，主張民族自決，你們認爲了我美國才參戰，而今你們這樣幹，使我失信於美國人民，失信於全世界弱小民族，我只好率領全世界弱小民族，向你們英法意日四國，決死一戰，才可見諒於天下後世。你母大虫說我這十四條，應拿在天國行使，你看我於一個星期內，用鮮血將這個地球染紅，就從這鮮血中，現出一個天國，與你母大虫看。」說畢，退出和會，應用我一辦事「妙法」中的補糾法，把鍋敲破了再說。三十分鐘內，過電全世並，叫所有弱小民族，一致起來，對列強反戈相向，由美國指揮作戰，這樣一來，請問英法敢開戰嗎？當日事實俱在，我們不妨研究一下：德國戰鬥力並未損失，最感痛苦者，食料被列國封鎖耳，只要接濟他的糧食，單是一個德國，已夠英法對付。大戰之初，英法許殖民地許多權利，弱

小民族才拋棄舊日嫌怨，一致贊助，印度甘地，也同他的黨徒，幫助英國，原想戰勝之後，可以抬頭，那知和會上，列強食言，弱小民族，正在含血噴天，有了威爾遜這樣的主張，還有不立即倒戈的嗎？兼之美國是生力軍，國家又富，英法已是精疲力倦，如果實行開戰，可斷定：一個星期，必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這個戰火，請問英法敢打嗎？如果要我美國不打，除非十四條原則，條條實行，並須加點利息，格外增加兩條，何以故呢？因為你英法諸國，素無信義，明明白白承認了的條件，都要翻悔，所以十四條之外，非增兩條，以資保障不可。威爾遜與然這樣幹，難道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嗎？無奈威爾遜一見意大利和日本的使臣，口旗歸國，就手忙脚亂，用銀箭法了事，竟把千載一時之機會失去，惜哉！惜哉！不久箭頭在內而陸續發作，我國東北四省，紙掃失去，阿比西尼亞，無端受意大利之摧殘，世界第二次大戰，行將爆發，凡此種種，都由威爾遜在和會席上，少推了一把掌之故，甚矣厚黑學之不可不講也。

上述的辦法，以威爾遜的學識，難道見不到嗎？就說威爾遜是書呆子，不懂厚黑學，同威爾遜一路到和會的，有那麼多專門人才，那麼多外交家，一個個都是在厚黑揚中，來來往往的人，難道這種粗淺的厚黑技術都不懂得，還待李瘋子來說嗎？他們懂得的，只是不肯這樣幹，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美國是壓迫者之一，根本上，有了這種大矛盾，美國怎能這樣幹呢？

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四字，與他本國的立場，是矛盾的，日本是精研厚黑學的，窺破威爾遜有此弱點，就在和會上提出「人種平等」案，朝着他的弱點攻去，意者曰：「你會唱高調，等我唱個高調，比你更高。」這本是厚黑學的妙用，果然把威爾遜制住了。然而威爾遜畢竟是天資聰明，他并莫有讀過厚黑學譯本，居然懂得厚黑哲理，他明知民族自決之主張，爲列強所不許，爲本國所不許，竟大吹大擂起來，鬧得舉世震驚，此卽是鄙人「辦事二妙法」中之「敲鍋法」也。把鍋之裂痕，敲得長長的，乘勢大出風頭。迨至意大利和日本全權代表，要下旗歸國，他就馬馬虎虎了事，此「辦事二妙法」中之「鋸箭法」也。威爾遜可以昭告世界曰：「民族自決之主張，其所以不能貫徹者，非我不盡力也，其奈環境不許何！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贊成何！」是無異外科醫生，對人說道：「我之只鋸箭幹，而不取箭頭者，非外科醫生不盡力也，其奈內科醫生，袖手旁觀何！」噫，威爾遜真厚黑界之聖人哉！

中國八股先生有言曰：「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鄙人被明補鍋法，鋸箭法，此先知先覺之東方聖人也。威爾遜實行補鍋法，鋸箭法，不慮而中，不思而得，雖欲不謂之西方聖人，不可得已。

我當日深疑：威爾遜是個老教書匠出身，是一個書呆子，何以懂得補鍋法，鋸箭法？後來我方考察，才知他背後站有一位軍師，豪斯大佐，是著名的陰謀家，是威爾

獨的腦筋。威爾遜之當總統，他出力最多，威爾遜的開具，大半是他擬定的。這所有美國絕交書戰地，由實問題也。都是此公的主張。他專門唱後台戲，威爾遜不過登臺之傀儡而已。威爾遜這藉此公的書，大談愛爾斯登信張子房的話。我們既承認劉邦爲厚黑聖人，也就呼威爾遜爲厚黑聖人，也非過譽。

一般人都以爲巴黎和會，威爾遜厚黑學失敗，殊不知威爾遜之失敗，固即是威爾遜之成功。他當美國第二十八代的總統，試問：從前二十七位總統，讀者諸君，記得幾人姓名？我想除了華盛頓，林肯二人，鼎鼎大名而外，餘三恐怕要數威爾遜了。任人如何批評，他總算是歷史上有名人。問其何從而得此，無非是善用敲鑄法。鑄鑄法罷了。假使他不懂點厚黑學，不過是在從前二十七位總統中間，姓名若有若無，威爾遜三字，安能赫赫在人耳目？由是知：厚黑之功用大矣哉。成則建千古不朽之盛業，敗亦留宇宙大名，讀者諸君快快的與我拜門，只要把臉兒弄得厚厚的，心兒弄得黑黑的，跳上國際舞臺，包管你名垂宇宙，包管你把帝國主義說打得棄甲與兵而逃。

巴黎和會，聚世界厚黑家於一堂，鉤心鬥角，彷彿一羣拳術家，在擂台比較技藝。我們站在台下，把他們的拳法，看得清清楚楚，當用何種拳法，才能破他，台演完了，雖然台上人反漠然不覺。當初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大得弱小民族之歡迎，深爲英法意日所不喜，可知「民族自決」四字，可以擊中列強的要害。及後日本提出「

人種平等一案，威爾遜避談噤口無言，而一民族自決一案，就無形打消，可知「人種平等」四字，可以釋中歐美人的要害。我國如出案提倡弱小民族聯盟，把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對付日本的「人種平等」案，恰如甘嫗而拍之以響，不更足以擊中他們的要害嗎？

美國和日本是站在壓迫者方面的，威爾遜主張的「民族自決」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的，循着這個路子做去，口頭這樣說，實際止就這樣做，並且猛力做，當然收很大的效果。

曹之打戰，先緊偵探一下，再用兵路略攻一下，以知敵在某處薄，某處實，既把虛實明瞭了，然後才向着他的弱點猛攻。陸遜大破劉先帝，就是用的這個法子。劉先帝連營七百里，陸遜先攻一營不利，對將人說道：「他的虛實，我早知道，打自有破之法。」於是縱火燒之，劉先帝遂全軍潰敗。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案，舉世震動，算替弱小民族偵探一下。日本提出「人種平等」案，就把威爾遜夾持着了，算是向劉強路略攻了一擊。他們幾個厚黑家，把自家的弱點，盡情暴露，我們就向着這個弱點，猛力攻去，他們的帝國主義，當然可以一舉而摧滅之。

劉先帝之失敗，是阻於連營七百里，戰線太擺寬了，陸遜合眾士，每人持一把火，

隔一營，燒一營，同時動作，劉先帝首尾不能相顧，遂至全軍潰敗。列強殖民地太寬，彷彿劉先帝連營七百里一般。我們糾約世界弱小民族，同時動作，等於陸遜燒連營。偏地是火，列強首尾不能相顧，他們的帝國主義，當然潰敗。英國自誇：凡是太陽所照之地，都有英國的國旗，我們把「國聯會」組織好了。可說：凡是太陽所照之地，英國人那該挨打。

劉先帝身經百戰，矜驕極了，以為陸遜是個少年，不把他放在眼裏，不知陸遜能夠忍辱負重，是厚黑界後起之秀，猝然而起，出其不意，把那位老厚黑劉備，打得一敗塗地。帝國主義者，把我國看不在眼，矜驕極了，我國備受欺凌，事事讓步，忍辱負重，已經到了十二萬分，當然學陸遜，猝然而起，奮力一擊。

我是八股學校的修業生，中國的八股，博大精深，真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我寢饋數十年，只能說是修業，不敢言畢業。我作八股有兩個秘訣：一曰：抄襲古本，二曰：作翻案文字。先生出了一道題，尋一篇類似的題文，略略改換數字，沐手敬書的寫去，是曰抄襲古本。我主張弱小民族聯盟，這是抄襲管仲蘇秦和諸葛亮三位的古本。人說冬瓜做不得餛飩，我說：冬瓜做得餛飩，且並冬瓜做的餛飩，比世界上任何餛飩，還要好些，何以故呢？世界上的餛飩，只有裏面蒸的東西吃得，餛飩吃不得，惟有冬瓜做的餛飩，連餛飩都可以當飯吃，此種說法，即所謂翻案文字也。我說：厚黑可以救國，

等於說冬瓜可以做餛飩子。所以我的學說，最切實用，是可以當飯吃的。

則襲陳言，爲作文之大忌，俾斯麥唱了一齣鐵血主義的戲，全場喝采，德皇維廉策二，重演一齣，一敗塗地，日本接着再演，將來決定一敗塗地，諸君不信，請拭目以觀其後。

抄襲古本，總要來得高明，諸葛武侯，治國師法申韓，外交師法蘇秦，明明是縱橫辯說之學，後人反說他有儒者氣象，明明是霸佐之才，反說他是王佐之才，此公可算得抄襲古本的聖手。

剿寫文字的人，每喜歡剿寫中試之文，殊不知應當剿寫落卷：鐵血主義四字，俾斯麥中試之文也，我們萬不可剿寫。民族自決四字，是威爾遜的落卷，人種平等四字，是日本的落卷，如果沐手敬書出來，一定高高中試。九一八這類事，與其訴諸國聯，訴諸英美，無寧訴諸非洲澳洲那些野蠻人，訴諸高麗台灣，印度安南，那些亡國國民，表面看去，似是做翻案文字，實在是抄寫威爾遜的落卷，抄寫日本的落卷。

川省未修馬路以前，我每次走路，見着推車的，抬轎的，邀馱馬的，挑担子的，來來往往，如馬蟻一般，寬坦的地方，安然過去，一到窄路，就彼此大罵，你怪我走得不對，我怪你走得不對。我心中暗暗想道：何嘗是走得不對，無非是路窄了的關係。我國組織，政權集中在上面，任你有何種抱負，非握得政權，施展不出來。於是你說我不

對，我說你不對。其實非不對也，政治舞台，地位有限，容不許多人，終於走入窄路一般。無怪乎全國中志士和志士，吵鬧不休。

以外交言之，我們當開一條極寬的路來走，不能把責任屬諸當局的幾個人，甚或是寬路呢？提出組織弱小民族聯盟的提議，這個路子就極寬了，舞台就極大了。任有若干人，俱容得下，在國外的商人，留學生，和遊歷家，可以直接向弱小民族運動。在國內的，無論在朝在野，無論那一方，都可担任種種工作。四萬萬人的目標，集中於弱小民族聯盟之一點，根柢力線，不相衝突，不言合作，而合作自在其中。有了這種寬坦的大路可走，政治舞台，只算一小部份，不須取得政權，救國的工作，也可表現出來，在野黨不在朝黨，也就無須吵吵鬧鬧的了。

我這國民軍國人是皇帝，無奈我國四萬萬人，不想當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希望出一個諸葛亮，把阿斗打倒，把前朝主子打倒，四萬萬阿斗，好坐享其成。我不禁大睡大睡之下，說說我阿斗亂亡國之咎也，有阿斗就有黃皓，諸葛亮千載不一出，且必三顧而後出，黃皓則遍地皆是，不請而自來。我國之所以瀕於危亡者，正由全國人，以阿斗自居所致。我只好照抄一句蜀師表曰：「陛下不立英明之主，我們何防自己就當一個諸葛亮，自己就當一個劉先帝，我這個厚黑教主，也不揣冒昧，自己就當起諸葛亮來。」我寫的原真話，就是我的我降中對。我希冀諸諸君，大家都來當諸葛亮，各人提



出一類哇張，四萬萬人就有四萬萬篇「隆中對」。同時我們又化身爲劉先帝，成了四萬萬劉先帝。把四萬萬篇「隆中對」，加意選擇。假令把李厚黑的「弱小民族聯盟」選上，我們四萬萬劉先帝，就親動聖駕，做聯吳伐魏的工作，想出種種法子，去把非利波洲那些野蠻國，與夫高麗台灣印度安南那些亡國國民，聯爲一氣，向帝國主義進

四文。  
欲求我國獨立，必先求四萬萬人獨立，四萬萬根力線，挺然特立，根柢才氣，傾射帝國主義者，欲求國之不獨立，不可得已。問：四萬萬根力線何以能獨立？曰先求思想獨立，能獨立乃能合作，我國四萬萬人不能合作者，由於四萬萬人不能獨立之故，不獨立則爲奴隸，奴隸者，受驅使而已，獨立何有！合作何有！

野心家辦事，包攬把持，視衆人如奴隸，彼所謂抗日者，率奴隸以抗日之謂也。無獨立的能力，那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們要想抵抗日本，抵抗帝國主義者，當培植人民的獨立性，不當加重其奴隸性。我寫這部厚黑叢話，千言萬語，無非教人思想獨立而已。救厚黑國的外交，是獨立外交，厚黑國的政策，是合力政策，軍商政學各界的厚黑家，把平日的本事，直接向日本行使，是之謂厚黑救國。

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我教門弟子曰：「汝爲大厚黑，無爲小厚黑。」諸問大小厚黑，如何分別？張儀教唆六國，互相攻打，是小厚黑，孫權和

劉備，互爭荊州，是小厚黑，要管仲和蘇秦的法子，才算大厚黑。日本佔東北四省，進而想併吞中國，是小厚黑，歐美列強，掠奪殖民地，是小厚黑，鄙人主張運動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抗日本和帝國主義者，才算大厚黑。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我們的大厚黑成功，日本和帝國主義者的小厚黑，當然失敗。

我國只要把弱小民族聯盟，明定爲外交政策，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全國總動員，一致去做這種工作，全國目光，注射國外，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線，不但內爭消滅，並且抵抗日本和帝國主義者，也就綽綽然有餘裕了。惜乎諸葛武侯死了，恨不得起斯人於地下，而與之細細商榷。

我講厚黑學，分三步工夫，諸君想還記得，第一步，厚如城牆，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無形，黑而無色。日本對於我國，時而用劫賊式，武力侵奪，時而用娼妓式，大談親善，狼之毒，狐之媚，二者具備，所謂厚如城牆，黑如煤炭，他是做到了的，厚而硬，也是做到了的，惟有黑而亮的工夫，他却毫末夢見。曹操是著名的黑心子，而招牌則透亮，天下豪俊奔集其門，明知其爲絕世奸雄，而處處覺得可愛，令人佩服。日本則心子與招牌同黑，成了世界公敵，如蛇蠍一般，任何人看見，都喊「打一打！」所以日本人的厚黑學，越講得好，將來失敗越厲害，何以故？黑而不亮故。他只懂得厚黑學的下乘法，不懂上乘法，他同不懂厚黑學的人交手，

自然處處獲勝，若遇著名手，當然一敗塗地。

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向帝國主義攻打，本是用的黑字訣，然而這種方法，是從威爾遜「民族自決」四字，抄襲出來，全世界都歡迎，是之謂黑而亮。聞者必起來爭辯道：「威爾遜主義，是和平之福音，是大同主義之初基，豈是面厚心黑的人幹得來嗎？實行這類主義，尙得謂之厚黑嗎？」李瘋子聞而歎曰：然哉！然哉！是謂「厚而無形，黑而無色」。

我講厚黑學，不是有鋸箭法和敲鍋法嗎？我們把弱小民族聯盟組織好了，就應用敲鍋法，手執鐵錘，向某某諸國說道：「信不信，我這一錘敲下去，叫你這鍋立即破裂，再想補也補不起，」口中這樣說，而手中之鐵錘，則欲敲下，不敲下，這其間有無限妙用，如列強不睬，就略略敲一下，使鍋上裂痕增長一點，再不睬，再敲一下。如果日本和列強，要倒行逆施，宰割弱小民族，供他們的慾望，我們就一錘下去，把裂痕增至無限長，糾合全世界被壓迫人類，一齊動作起來，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者，對二萬萬五千萬壓迫者作戰，而孫中山先生之主張，於是乎實現。但是我們着手之初，則在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把弱聯合組織好，然後鐵錘在手，操縱自如，在國際上，才能平等自由。

敲鍋要有藝術，輕不得，重不得；敲輕了鍋上裂痕不能增長，是無益的，敲重了，

裂痕大長，補不起。要想輕重適宜，非精研厚黑學不可。戲劇中有「補缸」一齣，二錢下去，把缸子打得粉碎，這種敲法，未免太不高明。我們在國際上，如果這樣幹，豈足以言厚黑學？

我講厚黑學，曾說：「管仲勸齊桓公伐楚，是把鍋敲濫了來補」，他那種敲法，是復舊術的，講到楚之罪名，共有三項：「一爲周天子在上，他敢於稱王；二爲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這全是彰彰大罪；三乃楚遣使問出師理由。桓公使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綏濟，寡人是徵』，又曰：『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捨去兩大罪，而責問此極不要緊之事，豈非滑天下之大稽？昭王渡漢水，船覆而死，與楚何關，況且事隔數百年，更是毫無理由。管子爲天下才，這是他親自答覆的，難道真得斟酌嗎？他是厚黑名家，用敲鐵法之初，已留錐箭法地步，假令把楚國真實罪狀，宣布出來，嚇他，他把王號削去，把漢陽諸姬的地方退出來，楚國豈不與齊拚命血戰嗎？你想長勺之役，齊國連魯國那種弱國，都戰不過，他敢與楚國打硬戰嗎？只好備厚天子之招牌，對楚國輕輕敲一下罷了。楚是堂堂大國，管仲不敢傷他的面子，責問昭王不復一事，故意使楚國有拉不下的餘地，楚王可以對臣下說道：『他責問三事，我與他賭博去，他賭他啞口無言，包茅是河邊上蘆葦一類東西，周天子是我的舊上司，破幾根送他就是了。』這正是管仲的妙用。口罵無憑，貢包茅有實物表現。齊桓公於是背着包茅，

進之周天子，作為楚國歸服之實證。古者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周天子祭禘的時候，把包茅陳列出來，賦一紙紙箋，寫道：「這是楚國貢的包茅。」助祭的諸侯看見包茅，面上豈敢不輝光耀？楚國都降伏了，自來小國敢有異議嗎？春陵一役，以破銅法始，以銀幣法終，其妙用如是如是。我假把蜀小民族聯盟組織好了，就利用銀幣法，把蜀小民族輕輕敲他一下，到這行當時機，就鑄銅幣的事，而到某時期，再敲一下。箭射出來，一截送來，鏃鏃射個這樣不斷的敲，不斷的鏃，待到終局，箭頭退出來了，輕輕用手拈去，於是鏃鏃法也終了，箭鏃也插起守。

外交出點原是銀幣法，而破銅法與之者互用。又如車之雙輪，一為左雙翼，一為右雙翼。我國外交之失敗，大其病根在華用銀幣法，而自查口通商以來，所有外交也皆無一非用箭鏃了。再說說一派以殺字號為題者，這應該添一個破銅法，這哈就是這方式，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即這應用破銅法的學理，而產生出來的。

再說現在日本入的形勢，聲言東窮，殺得我國，真有招架之功，一非總退我之力。好且欲強強而不能求親們親們親應該還他手，要強得他弱，弱小民族聯盟一的旗幟，你查講一夫亞細亞聯盟一，這願把中國存下去，進而侵略亞細亞各國，進而窺伺全世界。我們就講一弱小民族聯盟一，以中國為中幹，而台灣，而琉球，而高麗，而安南，而緬甸，而暹羅，而印度，而澳洲，而非洲，而物野蠻民族。日本把一個大亞細亞主義，大吹大擂，我們也把一個弱小民族聯

盟，大吹大播，這才是旗鼓相當，才足以濟錫爵法之窮。

民國二年，我在某機關任職，後來該機關裁撤，我與同鄉陳健人借銀五十元，以作歸計。他回信說道：「我現無錢，好在爲數無多，特向某某人轉借，湊足五十元，與你送來。」信末附一詩云：「五十塊錢不爲多，借了一偏又一坡，我今專人送與你，格外再送一首歌。」我讀了，詩興勃發，不可遏止，立覆一信道：「捧讀佳作，大發詩興，奉和一首，敬步原韻，辭達而已，工拙不論，君如不信，有詩爲證。詩曰：「厚黑先生手藝多，那怕甌子滾下坡，討口就打蓮花落，放牛我會唱山歌。」詩既成，餘興未已，又作一首：「大風起兮甌滾坡，收拾行李兮回舊窠，安得猛士兮守沙鍋」。我出東門，走至石橋趕船，望見江水滔滔，詩興又來了，又作一首曰：「風蕭蕭兮江水寒，甌子一丟兮不復還。千古倒甌子的人，聞此歌，定當同聲一嘆」。

近來軍政各機關，常常起大風，甌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滾去，許多朋友，向我嘆息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鍋」。我說道：我的學問，而今長進了，沙鍋無須守，也無須請猛士，只須把你的手杖，向對方的沙鍋一敲，他的沙鍋打破，你的沙鍋，遂巍然獨存。你如果莫得敲破對方沙鍋的本事，自己的沙鍋，斷不能保存。

東北四省，及其他的被日本佔去，國人都有一甌子「丟兮不復還」的感想。見日本積極的侵略，又同聲說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鍋」。這都是我先年的見解，應當

糾正。餛飩與沙鍋，是一物之二名。日本人想把我國的餛飩打破，把裏面的飯，貯入他的沙鍋內，國人只知雙手把餛飩子掩護，真是幹的笨事。我們四萬萬人，各人拿一根打狗棒，向日本的沙鍋敲去，包管發生奇效。問：「打狗棒怎樣敲法」？曰：「組織弱小民族聯盟」。

我們對於日本，應該取攻勢，不該取守勢。對於列強，取威脅式，不取乞憐式。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即是對日本取攻勢，對列強取威脅式。日本侵略我國，列強抱不平，對我國表同情，難道是懷好意嗎？豈真站在公理立場上嗎？日本希望的是獨佔，列強希望的是共管，方式雖不同，其為厚黑則一也。為我國前途計，應該極力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努力促成世界大戰，被壓迫者對壓迫者作戰，全世界弱小民族，同齊動作，把列強的帝國主義打破，即是把列強的沙鍋打破，弱小民族的沙鍋，才能保存。

最乾脆的辦法，是由我國退出一國際聯盟，另組一個「世界弱小民族聯盟」，然而我國在這種環境之下，此項辦法，或許為事實不許可，那嗎，人民與政府，就不妨分頭辦理。政府在國聯中，循着外交常軌，與列強周旋，人民方面，則積極的組織弱小民族聯盟。政府與人民，分工合作。政府用鋸箭法，應付列強，人民則用補鍋法，予列強一種威脅，你若不講正義，我就一錘下去。把鍋敲濫，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由我國領導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向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進攻。

戰爭之種類有三：（一）武力戰爭，（二）經濟戰爭，（三）心理戰爭。政府領導全國民衆，與日本血戰，任武力戰爭工作。一弱聯一這個團體，對日本施以經濟制裁，以道德上之譴責，專任經濟戰爭，和心理戰爭工作。威爾遜播下民族自決的種子，一天一天的滋潤暗長，現在快要成熟了。我國出來，當一個陝西，振臂一呼，揭出弱小民族聯盟的旗幟，與威爾遜主義，遙遙相應，全世界弱小民族，儼然聞風響應。國人見國勢危殆，主張保存國粹，主張讀經，這算是從根本上滋養力，以圖強國。國粹的結晶，韓愈的厚學，是從八股出來的，算是國粹中之國粹，根本的樹木，我希望讀者諸君，以細細研究。

中國的人股，有甚深的歷史，一般文人，酒滿其中，如魚在水，所以令人文士，以鼻嗅之，大都借八股氣，而溜酸溜的。章太炎文字，韓慕廬二類八股也。嚴又陵文字，管輅山二類八股也。康有爲文字，一十八科闡幽，一類八股也。梁啟超文字，一江漢煥靈，一類八股也。鄙人文士，小試場中，截搗題，一類八股也。當代文豪，某某諸公，則非是聊齋上的賈奉雉，得了仙人指點，高中經魁之八股也。一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一黃興，蔡松坡，秀才也。吳稚暉，于右任，舉人也。譚延闓，蔡宗幹，進步也。翰林也。我所知的，同鄉同學，幾個革命專家，廖緒初，舉人也。雷敏庵，張列五，謝慧生，秀才也。狗賊上座，裁上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滿清末年，一不夥八股先生而起而排滿



革命，我甚願令之鑿鑿而志士之把西洋入股，一熱火焚之，返而研究中國的收入，彼才亦與我們的仇場日本，以奮鬥到底。

唐宋八家中，我最喜歡三蘇，因為蘇氏父子俱懂得厚黑學，其著述之學，皆出於申韓，其學說皆得厚黑老泉精義，一切醜態，皆極類韓非子文筆之始，其學亦復相似。若吳書言蘇氏對於孫好，亦很有研究，其東坡之學，入是城國縱橫者，流於熟於人情，其明於利害，故辯才無礙，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其為文，其詭態肆人，亦與戰國策交相相似。子由深於孫好，其著有一老泉錄。明蘇氏其有言曰：「不解老子著家，其而子由獨高，其子由文經孫好，其以家師學最為得易，其於黃老者深，其文固應商榷，其孫好與韓非子，其和戰國策與益都，其對說，其我厚黑學教科書，其說果一書，其包涵厚黑哲學，尤為宏富。諸君如想研究孔子的學說，則孔子所研究的詩經書經易經，不可不熟讀。萬一想研究厚黑學，只讀我的作品，其說不過於讀孔子的論語，其說必須讀老孟孫好韓非子和戰國策諸書，其如儒家之論詩書易諸書，其說這些書，讀熟，其出參之以廿五史。和現今東西事變，其融會貫通，那就有得厚黑博士之希望了。

有人問我：厚黑學三字，宜以何字作對？我說：對以道德經三字。其李老子的道德經，和李瘋子的厚黑學，不但字面可以相對，其質實上，二者原是相通。於何處之呢？有朱子之言可證：「朱子全書」中有云：「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莫

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格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習老氏之學，如饒闔之戰，與秦連合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個便是他卑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處如此，高祖之業成矣。依朱子這樣說：老子一部道德經，豈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學嗎？我曾說：「蘇東坡的留侯論，全篇以一個厚字立柱」，朱子則直將子房之黑字揭出，并探本窮源，說是出於老子，其論尤為精到。朱子認爲饒關鴻溝，這些很心事，是卑弱之發處，足知厚黑二者，原是一貫之事。

厚與黑，是一物體之二面，厚者可以變而爲黑，黑者亦可變而爲厚。朱子曰：「老氏之學最忍」，他以一個忍字，總括厚黑二者。忍於己之謂厚，忍於人之謂黑。忍於己，故關時虛無卑弱，忍於人，故發出來教你支格不住。張子房替老人取履，跪而納之，此忍於己也。饒關鴻溝，背盟棄約，置人於死，此忍於人也。觀此則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爲變。我特告訴讀者諸君，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脅肩諂笑，事事要好，你須謹防他變而爲黑，你一朝失勢，首先墜井下石，即是這類人。又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肆意凌侮，諸多不情，你也不須怨恨，你若一朝得志，他自然會變而爲厚，在你面前，事事要好。歷史這類事很多，諸君自去考證。

我發明厚黑學，進一步研究，得出一條定理：「心理變化，循方學公例而行。」有

了這條定理，厚黑學就有哲理上之根據了。水之變化，純是依力學公例而變化。有時徐徐而流，有物當前，總是避之而行，總是向低處流去，可說是世間卑弱之物，無過於水。有時怒而奔流，排山倒海，任何物不能阻之，阻之則立被摧滅，又可說：世間兇悍，無過於水。老子的學說，即是基於此種學理生出來的。其言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諸君能把這個道理會通，即知老子的道德經，和鄙人的厚黑學，是莫得甚麼區別的。

忍於己之謂厚，忍於人之謂黑。在人如此，在水亦然。徐徐而流，避物而行，此忍於己之說也。怒而奔流，人物阻擋之，立被摧滅，此忍於人之說也。避物而行，和摧滅人物，現相雖殊，理實一貫。人學與物理相通，心理與力學相通。明乎此，而後可以讀李老子的道德經，而後可以讀李瘋子的厚黑學。

老子學說，純是取法於水，道德經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又曰：「江海所以爲百谷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水之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於水，故其學說，以力學公例繩之，無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學說的範圍，也即是逃不出厚黑學範圍。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這幾句話，簡直是他老

人說，替厚黑學做詞證語。而厚心黑，那個不知道？那個不能做？是謂「甚易知，甚易行」，然則厚黑學三字，載於中絕未一見，必待李瘋子出來才發明，豈非「天下莫能知」的明證嗎？日本和列強的欺凌，管厚黑，蘇厚黑的法子俱在，不敢拿來行使。厚黑聖人，勾踐和齊郭，對付敵人的先例俱在，也不一加研究，豈非「天下莫能行」的明證嗎？

我認明的厚黑學，是一種獨立的科學，與諸子百家的學說，絕不相類，但是會遞來，又可與諸子百家的學說，無一不與厚黑學相通。我所講一切道理，無一不經別人說過，我也莫有新發明。我在厚黑界的位置，只好等於你們儒家的孔子。孔子祖述堯舜，與諸子百家，又絕不相類。我之厚黑學，亦如是而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老子也是一個「逆師不作，信而好古」的人，他書中如「建言有之一，如「用兵有言一，如「古所謂一……」一類話，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書。依朱子的說法，老子一書，確是一部厚黑學。而老子的說法，又是古人遺傳下來的。可見我發明的厚黑學，真是貫通古今，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據學者的考證，周秦諸子的學說，無一不淵源於老子，因此周秦諸子，無一不帶點

厚黑氣味。我國諸子百家的學說，當以老子爲總代表，老子之前，如伊尹，如太公，如管子諸人，漢書藝文志，都把他列入道家。所以前乎老子，和後乎老子者，都脫不了老子的範圍。周秦諸子中，最末一人，是韓非子，與非同時，雖有呂覽一書，但此書是呂不韋的賓客纂集的，是一部類書，尋不出主名。故當以韓非爲最末一人。莊之書有一解老子一喻老二兩篇，把老子的話，句一旬的解釋，呼老子爲聖人。他的學問，是直接承述老子的。斤以說：「刑名原於道德」。由此如：周秦諸子，澈始澈終，都是在研究厚黑這種學理，不過莫有發明厚黑這個名詞罷了。

韓非之書，對於各家學說，俱有批評，足知他於各家學說，都一一研究過，然後才獨創一派學說。商鞅言法，申子言術，韓非則合法術而一之，是周秦時代，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據我看來，他實是周秦時代，厚黑學之集大成者。不過其時莫得厚黑這個名詞，一般批評者，只好說他慘刻少恩罷了。

老子在周秦諸子中，如崑崙山一般，一切山脈，從俱此處發出。韓非則如東海，爲衆河流之總匯處。老子言厚黑之體，韓非言厚黑之用。其他諸子，則爲一支山脈，或一支河流，於厚黑哲理，都有發明。

道法兩家的學說，根本上原是相通。斂之則爲老子之清靜無爲，發之則爲韓非之慘刻少恩。其中關鍵，許多人都看不出來。朱子是好學深思的人，獨看破此點，他指出張

乎房之可畏，是爲卑弱之發處，算是一針見血之語。卑弱者，傲之之隱也，所謂厚也。可畏者，發之之時也，所謂黑也。卽厚與黑，原不能歧而爲二。

道法兩家，原是一貫，故史遷修史記，以老莊申韓，合爲一傳。後世一孔之儒，只知有一個孔子，於諸子學術源流，茫乎不解，至有謂李耳與韓非同傳，不倫不類，力詆史遷之失，真是夢中囈語。史遷父子，是道家一派學者，所著「六家要指」，字字是內行話。史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老子是他最崇拜的人，他把老子與韓非同列一傳，豈是莫得道理嗎？還待後人爲老子抱不平嗎？世人連老子與韓非的關係，都不了解，豈足上窺厚黑學？宜乎李厚黑又名李瘋子也。

厚黑這個名詞，古代莫得，而這種學理，則中外古今，人人都見得到。有看見全體，有看見一部份的，有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看得依稀恍惚的，所見形態千差萬別，所定的名詞，亦遂千差萬別。老子見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見之，名之曰仁義。孫子見之，名之曰廟算。韓非見之，名之曰法術。達爾文見之，名之曰競爭。俾斯麥見之，名之曰鐵血。馬克斯見之，名之曰唯物。其信徒威廉氏見之，名之曰生存。其他哲學家，各有所見，各創一名，真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有人詰問我道：「你主張『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向列強攻打，』這本是一種正義」

你何得呼之爲厚黑？我說：這無須爭辯，卽如天上有兩個亮壳，從東邊溜到西邊，從西邊溜到東邊，溜來溜去，晝夜不停，這兩個東西，我們國人，呼之爲日月，英國人，則呼之爲Sun爲Moon，名詞雖不同，其所指之物則一。我們看見英文中之Sun Moon二字，卽譯爲日月二字。讀者見了我的厚黑二字，把他譯成正義二字也可，卽譯之爲道德二字或仁義二字，也無不可。

周秦諸子，無一人不是研究厚黑學理，惟老子窺見至深，故其言最爲玄妙，非有朱子這類好學深思的人，看不出老子的學問，非有張子房這類身有仙骨的人，又得仙人指點，不能把老子的學問，用得圓轉自如。

周秦諸子，表面上，衆喙爭鳴，裏子上，同是研究厚黑哲學。其學說能否適用，以所含厚黑成分多少爲斷。老子和韓非二書，完全是談厚黑學，所以漢文行黃老之術，到治爲三代下第一，武侯以申韓之術治蜀，相業爲古今所藍稱。孫吳蘇張，於厚黑哲理，俱精研有得，故孫吳之兵，戰勝攻取；蘇秦張儀，出而遊說，天下風靡。由是知：凡一種學說，含有厚黑哲理者，施行出來，社會上立即發生重大影響。儒家高談仁義，仁近於厚，義近於黑，所得者不過近似而已，故用儒術治國，不癢不痛，社會上養成一種大問題。儒家所爲之解曰：「王道無近功」，請問漢文帝在位，不過二十三年，武侯治蜀，亦僅二十年，於短時間收大效，何以會有近功？難道漢文帝是用的霸術嗎？諸葛武

侯，豈非後儒稱爲王佐之才嗎？究竟是甚麼道理？請儒家者以語我來。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周秦諸子無一不窺見此點。我也不能說儒家真有真見，惜乎窺見太少，此其所以一薄而寡要，勞而少功也，此其所以「迂遠而關於情事」也。

黃老申韓，是厚黑學的嫡派，孔孟是反對派。吾國二千餘年以來，除漢之文景，蜀之諸葛武侯，明之張江陵而外，皆是反對派執政，無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我深恨厚黑之學不明，把好好一個中國，鬧得這樣糟，所以奮然而起，大聲疾呼，以期喚醒世人，每日在報紙上，寫厚黑叢話一二段，等於開辦一個厚黑學的函授學校，經我這樣的努力，果然生了點效，許多人向我說道：「我把你所說的道理，證以親身經歷的學項，果然不錯。」又有個朋友說道：「我把你發明的原則，去讀資治通鑑，讀了幾本，覺得處處俱合。」我聽見這類話，知道一般人已經有了厚黑常識，程度漸漸增高，我講的學理，不能不加深點，所以才談及周秦諸子，見得我發明的厚黑學，不但證以一部二十五史，處處俱合，就證以周秦諸子的學說，也無一不合。讀者諸君，倘有志斯學，請細細研究。

教授學生，要用啓發式，自修式，最壞的是注入式。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只舉曹操劉備孫權劉邦司馬懿幾人爲例，其餘的，叫讀者自己去搜尋，我寫的厚黑經，和厚黑傳習錄，也只簡簡單單的舉出綱要，不一一詳說，恐流於注入式，致減讀者自修



能力。此次我說：周秦諸子的學說，俱含厚黑哲理，也只能說個大概，讓讀者自去研究。

詩經，書經，易經，周禮，儀禮等書，是儒門的經典，凡想研究儒學的，這些書不能不熟讀。周秦諸子的書，是厚黑學的經典，如不能遍讀，可先讀老子與韓非子二書，知道了厚黑的體用，再讀諸子之書，自然頭頭是道。凡是研究儒家學說的人，開口即是「詩曰，書曰。」鄙人講厚黑哲學，不時也要說幾句：「老子曰，韓非曰。」

四書五經，雖是外道的書，苟能用正法眼讀之，也可尋出許多厚黑哲理。卽如孟子書上的「孩提愛親」章，豈非儒家學說的基礎嗎？鄙人就此章書，細加研究，反成了厚黑學的哲學基礎，這是鄙人治厚黑學的祕訣，諸君有志斯學，不妨這樣的研究。

以上都是厚黑叢話第一版原文，我本來想繼續寫下去，不料發生點意外的障故，遂停寫。其障故之原委，將來我或許詳細的披露出來。

此書中曾言：「張君列五，在天津致我一信，我已裱作手卷，請名人題跋。」列五前經中央明令撫卹，四川省府，撥款一萬五千元公葬，並經請准在東門郊外公園，建一紀念堂。建成時，當以此卷，送入陳列。茲將原信及我之跋語錄後。其他跋語甚多，不俱錄。

宗吾先生足下：得五月手書，歷敘故鄉狀況，并儕輩別後起居，私心幸甚，豈可言

說。閉國以還，學校幾無良師友，足下借綬青治華諸兄，屈爲造就，吾黨後起多賢，皆食諸君子之賜也。緒初退求童蒙，藉以涉獵經傳，超脫塵網，頗得處今世之道，擬別嘗候之。澤溥小就一職，猶公溜仲和意，惟老母有疾，瘳不？念甚！簡恆無恙，尙見公道在人，秋華怨多而貧，其不能如郭刁幸免，勢所必至。某君一經風浪，何途和萎若此，同學時，曾論其人不能耐失意事，於今見矣。克繩善病，今猶存亡莫卜，果不永年，同學弱一個矣，不可嘆耶！粟，衛，劉，李，蔣，韓，或成或渝，分任教育，洵爲得所。樹東能一官至今，出吾望外，其應時之術殆進歟？仲錫隱身劇部，或以歌曲鳴其不平之氣。賢者不得志於時，大抵然也，言之令人於邑。綬，培，肥，少，數子，年來放浪於酒，固謂借澆塊壘，究與新死者何異，况綬子酒後狂罵，甚易招尤，又何必襲此名士習氣也，事會之來，豈有終極，此身摧折，悔何可追，還望足下忠告之。綬等酒費，雖耗至八百餘元之多，以視某報論不肖花酒費，則細甚，醇酒婦人，不肖誠愛之慕之，徒以規規於俗，未得一行其志爲憾，乃亦獲此盛名，孟子曰：「有不虞之譽」，諒哉！至詢及不肖中日文語云云，則以告者過也。不肖離羣後，見世塗險巇，恥於秦孟，又貪讀高士傳，妄欲摹擬其爲人，乃覓居津門，僱僕執烹調，供灑掃，已則更易名字，雖伏其間，靜極時瀏覽書史，悶極時傾倒酒杯，時或僕人問字，則強爲告以識字之法，如冬烘先生狀。設或倭館舊停居，攜其子女來，則又必強換倭音，與談其國之逸事，連連綿綿，

類家人絮語，且喜著和服，與之往來，見者率謂爲能，其實不過小小酬應，可無須告人而已。而古文更何敢冒爛熟之嘉許也。三月前，慮生計艱窘，又借僕親操織機，事殊有故，將來學家力此，尙可自食，幸無爲念。唯報銷案，川吏不亮，駁指萬五千餘元，呈辦中央，仍不見亮，因公受累，不圖如是之巨，彼輩追債，從何措辦，是則可憂者耳。小兒留學費，本年已匯去，後此正不知若何，官債莫償，私債又逼，復不肯歸，乞憐於心性馳背之人，來日大難，念之危悚，故人愛我，何以教之，臨書不罄百一，唯慎夏日自愛。

智涵再拜七月二日

此張君列五，民國三年復書也。列五名培爵，隆昌人。光緒癸卯冬，與余同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優級理科師範班，同班二十人，丁未冬畢業。列五歷任成都敘渝各校教務。辛亥重慶反正，被舉爲都督，成渝合併，任副都督，旋改民政長，未幾袁世凱調入京，任高等顧問，癸丑討袁軍敗，變姓名，匿天津，智涵卽所易名也。接此信未久，聞袁世凱購譚誘出祖界，逃京檢閱。展讀遺信，不禁愴然。爰將信中人名字實，附記於後。「綏青」，姓謝，名敦印。「治華」，姓晏，名永文。「公潛」，姓劉，名泳閣。「克繩」姓張，名祖武。「栗」，字明叔，名學昌。「衡」，字觀民，名鑾光。「劉」，字先民，名光漢。「李」，字古香，名載樂。「蔣」，字少眠，名秉聖。「韓」，字春

蔚，名樹森。「樹東」，姓鞠，名育。皆理科師範同學。列五嘗謂：樹東性太慧，克緝善病工愁。其執政時，二人求一職自試，堅不許。列五去後，樹東始任某職。民國三年，傳聞克緝已死，後知不確。「澤溥」，姓楊，名澍。「仲和」，姓張，名駿。「培」，李培甫，名植。「配」，說配悻，名同音。「少」，趙少成，名世忠。「簡恆」，姓王，名敬宣。皆高等同學。「緒初」，廖澤寬字。「秋華」，廖校璜字。「郭」，集成，名武勳。「刁」，廣孚，名宣，與澤溥簡恆，皆富顯人。討袁失敗，秋華死之，郭刁被捕，破家獲免。簡恆親友家得脫，緒初匿自非三多碧，爲童子師。「仲錫」，尹昌齡，華陽人，著「龍舟會」。「離燕哀」二劇，傳誦一時。列五子鍾洛，字瑞書，留學法國。余時奉命赴中壩，開辦省立第二中學校，聞人言：列五在津，讀古文辭類纂爛熟，操日語甚精，致信詢及，故覆云然。列五去川後，成都某報，捏撰一小說，描寫其花酒場中狀態，譏嘲盡致，願余聞黃君肅方言，列五在京津，固不作狹邪遊也。其臨刑時，態度殊從容，同刑某君罵不已，列五呼其字曰：「今日之事，汝尚在夢中，何用多說。」於時大風捲黃沙，天地晦冥，列五至刑場，仰天四顧曰：噫！天真有眼耶！徘徊久之，兵卒促其入，反顧微笑曰：「已至此，尙何言，汝忙奚爲？」乃徐徐步入就刑。肅方時與同拘一處，聞行刑者言：「從未見臨刑從容若此者，視死如兒戲，誠異人也。」觀其謂某君不耐失意事，一經風浪，遂爾頹萎，足知其所養有素矣。又曰：「不肯化心

僥倖。乞憐於心性馳背之人。嗚呼！此列五之所以死歟！信中一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下，效語，雄心物躍紙上，乃竟中道摧折，不得一竟其志，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後之覽者，其感明爲何如！今距列五之沒，已十八年，綬青，治華，少猷，澤溥，簡恆，緒初，集成，廣存，諸人俱下世。瑞書回國，已卒數年。同時朋輩，存者無多，時事日非，外患日急，閱人方汲汲於鴟狗蠻窟，撫今追昔，益愴懷已。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富順宗吾李世楷記。

廖君緒初沒後，其子繼祐，於遺篋中，覓得列五信二通，茲一併錄之於后：

緒初先生足下：別後事復，不知從何說起。去秋來，又未審起居。公潛書雖略道梗概，卒未詳其底裏。自得宗吾書，乃僉吾賢伏處鄉閭，擯除塵雜，入則家人聚首，出則偕十數童蒙，講道論學，當此天下翫然，而吾故人所尚若此，雖自可敬。獨憾不肖退處後，浮沈南北，無善足言，橫遊至今，相依者惟一解甲頑兵，往來者不過二三異國男女，已自了無生趣。而外觀諸世，內省諸尊，又復日趨於下，且視人心陷溺，勝於亡清，頹景徬徨，幾不知稅駕之所，而景來更日月益促，稍息匪易，飛光忽逝，每一念及，憂何可支！所差足慰者：不肖秉性雖愚，略識莊生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之道，加以年來涉獵中外往事，用說吾農所經，與夫國情歷年之變態，深信大地自有史以來，皆作如是觀。以是之故，任外界形形色色，糾錯相紛，素志固猶澹然也。唯塊然獨處，日即曠

賢，儕輩非無啓我者，徒以不察時宜，又時條理，雖難力止，未敢強同。持此不變，此生直一蠢物耳，爲之奈何？吾素識通朗，近復沈觀，振聵發聵，必有偉略，幸朋以告我！再君我兒女子事，一自我政體體，遂未提起，別來又兩更歲序矣，似不可以再默，不肖擬商賸宗吾民心爲介紹人，參酌近日定婚式，彼此換易懇允書，及戒指爲證，它均不須。蓋如此則簡便而鄭重，且小異於流俗也。尊意然不？復宗吾一書，閱後望爲博去，其來書在五月念四日，其時不肖適入鄉研究穡業，歸又以報銷案赴京，遲遲作答，慮其暑休於家也。報銷良惱人，賢者亦爲我策之！比日前代遺老，都肯出山，國旗亦議改定，將來政况，必大有可觀。祇是天災人患，生生不已，甚將逼於國中，豈蒼蒼者尙未悔禍耶？言之慨然，良謂莫由，臨紙悵惘，溽暑，萬維願時珍攝不盡。

智涵上言七月一日

緒初先生教下：奉手書，往復低回，若有未解於不肖之域居者，謹概略言之，今世可游之地，在內曰滬曰津，在外則日英法美，而尤以日爲宜，蓋資使而語易通也。不肖非不可游瀕游日，徒以諷聞滿側，足偶移則微之者至，禍亦將有不測耳。就居津京，新近論政之書，都未敢置，日惟檢閱舊本，出其餘情，效旨喜君晉綯絢故事，並絕泛泛之往來。時若舊雨重逢，或尺書反答，乃稍放懷，藉諳時勢。君曰無羈，果無羈者，胡若是？尤有難者，事變以還，所謂國中豪俊，卒之各自爲謀，而私愛故人，又復遙逞不

軌，漸亦時聞內訌，至它瀾者，更不爲遠計，睚眦必報，輕賊其辜。綜論滬日之間，幾無入無悔望，無日無危險者，願影茫茫，且不知稅駕之所也，它復何言！君謂我不當如是終身，我亦猶君之不能忘情者，願時有未可，力有未能，亦唯謹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重爲親厚所痛耳。所論狂瀾安挽之法，歸納於學識毅力，人心道德，深中肯要。往者終於不治，正由未嘗事此，則誠如尊論，非三數年所能爲功。而同時輩流，多若迫不及待，爲之奈何！兒女婚媾事，諱如約，宗吾何時往吾家，幸先函舍弟乾九受天，便早爲備，函由榮昌縣燒酒房大公館余天老轉去。報銷案如前，近亦未理，理終無效，祇好聽之。私債云云，卽兒輩留法貸款，家况無異，惟用度少增一倍，益以留法費及不肖旅費，將來不免嗟若耳。靜一未便通問，宜不知其詳。伯盧家境殊艱，聞之慨歎，然二子無恙，亦足慰其家人也。頃聞公潛少咸均病故，傷不虛，實吾黨之大不幸，望便告我。邇日汗青北來，每談及故舊頽散陪盡，輒爲墮淚。修道蒙福，天若於吾人獨反者，豈天未悔禍耶？抑吾人有以自絕耶？求其故而不得，殆命也夫！賢者試教之！不盡欵言，惟珍愛。

弟智潤白十月二十五日

列五致緒初信，言「兒女婚媾」者，列五嘗以第三女鍾芸，許字緒初長子維禮，殉後，緒初踐約爲子訂婚，未娶，維禮病卒，餘數年經郭雲樞介紹鍾芸與夏亮工子述禹

結婚。緒初遺篋中，有手書列五學略草稿，敘當時革命事實頗詳，文長不錄。

清光緒三十三年己未下朔，宣城中小各校，在南校場高等學堂門口開運動會，總督趙爾豐賞蒞場，謝慧生謀在場炸之，先一日來高等學堂，請列五到場指揮，由旅省德校學生出手轟炸，慧生在列五寢室中密商，同學謝綬青見之，趨往談他事。列五私告我曰：嚴守。慧生原字愚守，避往西安，易名朱晦生，因其母姓朱，後改慧生。今日有要事相商，你可把綬青弄開。其時我雖未發明厚黑學，滿腔子已是厚黑學理，乃拍綬青肩曰：綬青！你愛讀書，我考你一下：史稱：「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請問此時之武王，豈默無一話？所謂左右者，究爲何人？何以周公召公闕天散宜生諸人不言，替夷齊說話者，只有太公一人，這又是甚麼道理？」綬青見我問得奇異，避問道：你說是怎樣的？我說：來！來！我講與你聽。遂引之入鄰室說道：夷齊叩馬而諫，彷彿今日縣官出來，小百姓攔輿喊冤一樣，假令縣官停輿而聽，差人卽高呼道：「快快的說！」萬一縣官聽見喊冤，勃然不悅，差人卽怒叱道，「滾開！」稍遲，隗子卽打來。武王伐紂，一般樂龍附鳳的人，正在與高采烈，夷齊叩馬而諫，武王一定大怒，左右的人，才喊抓來殺了。假使武王忻然而聽，左右敢喊殺嗎？所謂左右者非他，卽是後世所稱爲大聖大賢的周公召公，闕天散宜生諸人也。試思：除了這般人，武王左右的還有何



人？此時衆人都恨夷齊阻撓大計，想把他立刻殺死，獨有太公一人，當西伯養老之時，曾與夷齊同來虜養，是患難中的苦朋友，才出來說幾句好話，如其不然，恐夷齊早作刀下之鬼，還留他死西山嗎？武王武商容問，封比干墓，對於死者致敬養禮，獨於生存的夷齊，叩馬時曾有一面之緣，太公親口稱之曰義士，可謂之活商容，活比干，何以聽其餓死，周有大喪，善人是富，夷齊非所謂善人耶！何以資予不及？此由叩馬一諫，早種殺身之禍，使共造往西伯，自家餓死，我恐殷民三叛之時，夷齊卽位遺老，難免不同武王周公的乃兄乃弟，管蔡諸人，一齊問正典刑。後人都說武王周公是聖人，而采薇歌則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與他下了一暴字，一非字。叩馬之諫，直斥爲不孝不仁。夷齊是孔子稱爲古之賢人，孟子又稱爲聖之清者，難道聖人賢人，下的批評，我們都不可信嗎？我把這篇議論說完，綬青自上習室，我到列五寢室中，慧生早已去了。列五對我說：「明日如何如何，其時微雨初晴，我把窗子推開，日影斜入窗，忽然想起嵇康臨刑，顧視日影的事，對列五說道：「你可把天日多看一下，恐怕你要同他作別了！」列五說道：「不錯！言時以手掩額道：「我這頸子，這幾日有點發癢，恐怕會做那個事，二天我解往殺場時，你來不來看一下？我說：我在校，是從不請假的，到那時我特別請兩箇女校來看你，但見她哥有句話，「要志氣點」。列五說：你放心！砍腦壳這件事，我是學過來的。劍子手殺人，叫犯人跪着，一人在前面，用刀一晃，犯人頭一埋，後面

一人卽用刀砍下。我曾同幾個朋友練習，在地下打一盤脚，兩掌相疊，平放面前腿上，見前面刀一晃，卽將頸子用力向後一撐，後面刀砍下，頭卽落在自己手中捧着。說畢，一笑而散。次日，炸彈未運至，不果。未幾事洩，楊維等被捕，慧生逃往西安，省城黨務，遂歸列五主持。列五經過這樣的練習，所以他就能夠那樣從容。所惜者，是槍斃，不是砍頭，練就的本事，竟未使用。他這種秘訣，不知傳自何人，語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凡想當志士勇士的，不可不依着他的法子練習。

綬青與我同班畢業，我曾替他作有一小傳，錄之如下：謝君綬青，名敦印，四川中江人，父爲邑諸生，邃於易，君少穎悟，精數學，年十六入邑庠。清末肄業四川高等學堂，與張君列五，及余同班，交最篤。君年最少，羣以弟呼之。列五與余入同盟會，以君胸懷坦易，祕不使知，戊申清帝西后相繼死，黨人謀起事，君在富順，曹君叔實告之，大喜加入，叔實任灌縣茶務講習所所長，君爲教員，參預黨中密謀，反正後君任審計院及財政司科員，癸丑討袁軍敗，抑鬱無聊，日與友人縱酒自遣，某夜余宿少城西勝街第二小學內，二更後全校寂無人聲，聞君大醉獨歸，踰墻入鄰室，大哭，痛罵當局某，捕治黨人，聲達街衢，余恐阻之而愈激其狂也，聽之，哭罵至四更，始鼾然睡去，翌晨詢之，則茫然。列五在天津，余致信偶及之，覆云：「綬等放浪於酒，固謂借澆塊壘，究與祈死何異，况綬子酒後狂罵，甚易招尤，事會之來，豈有終極，此身摧折，悔

何可道，還望足下忠告之。」持示之，卒不改。君怪其爲，待人無辭而復冷峭，居恆每  
隨一科頭笑談松下，冷眼看佛世上人。三語而時抱膝閉目搖首，見者笑之，不顧也。五  
列重爲四川副都督時，君寓成都益字街公餘日報社，列五一日詢余曰：「聞緩青來省已  
久，何不見我？余曰：彼方有事。列五笑曰：「非也，彼固誇氣節者，我未先往，無  
怪其不來，我近辭職，非敢慢故人，請代致歉意，彼此交，幸勿如此計較。」君聞  
之，始往。生平行事率爾如此。人每謂其不踏世故，無辦事才，而君歷任憲副，政府，中  
壩，遠東，成都，獨立國立省立各校教員，精研藝術，學子傾心。長蘆川中學甫一年，  
成績甚著，衆始驚然稱其能。民九以還，益恒恒，沈閉於酒，或終日不進一膳，越數年  
病卒，聞者傷之。弟敏五，余長省立第二中校時，奉校事，其賢俊，其政，孰沒何州城  
外，雖靈塚中，君託余親往葬其墓不獲。家學賴弟支持。子二，讀書，能世其家。嗟  
乎！世變匪矣！緩青而在，不知又將若何痛哭也！民九廿一年，官順筆書。

緩青與我同學時，嘗獨自一人，搖扇念道：「丈夫不似流芳百世，亦曾遺臭萬年。」  
我聽了說道：緩青你也太不自量了！你我勤勞半道幾萬年嗎？掛名青史又談何容易！  
一部廿四史，掛名其中者，幾數若干，無從統計，我想，空多不過一百萬人罷了。我國  
試算四萬萬人，每一百年中，此四萬萬人可以說死幾幾幾，剩剩五千年中，有幾不相識  
萬人？而掛名青史者，乃不過一百萬人，此百萬人中，除幾幾幾幾幾幾及，姓名附見於

其物。本湖海者，船信日易出者，大約不過千人，然論好人壞人，其爲權術  
知名者，不過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又須假藉有知識之吹噓，處治之裝點，且有乎虛  
烏有人物，遂藉其間，你我何有本事，可以側身此數十人中？爲好人固難，爲壞人也不  
易，發虎方能噬人，小犬一吠，牙已破，以踢出數步之外，樂欲害人，其何可憐？你我其  
幾百年，更想在全國中，建吳三日，也不可憐。故青衫了，只好長嘆而已。此部人所發  
憤而發厚黑學，從民國元年，至廿十年，在川省一隅之內，遺臭萬年的工作，算是  
敗了四百分之二而餘，也可以做亡友於地下了。

我進四川高等學堂，改定宗旨，從此滿腦子是厚黑學理，無奈把厚黑二字，點不出  
來，在校肄業四年，可說是厚黑學孕育時期。曾記一日與列五閒談，我問道：我推一病  
來出外做事，可否使用權術？列五答道：一作事堂堂正正做去，不能用權術。有時正  
路走不通，非權術不能有濟，也可略一用之，但有一定的界限。我問：「甚麼界限？」  
「答曰：一事後公開出來，一般人都認爲應該這樣做，甚至受我權術的人，也認爲應該  
這樣做，這種權術，就使用得。」我請舉例。他舉出徐階殺嚴世蕃一事，說道：「此事  
凡讀史者，無不認爲應該。」又舉胡林爽與宦文之妾拜壽一事，說道：「此事  
固是權術，心中也喜歡。所以權術應否使用，以事後能否公開爲斷。如果公開不得，就

寧肯失敗，也不能使用權術。」我當時覺得他這個議論很精，後來才知彼時所謂權術者，即厚黑二字之代名詞，故我寫厚黑叢話，把徐階胡林翼二事寫入。我發明厚黑學後，曾把此語同綬青講，故綬青跋厚黑學，有一用厚黑以為善則為善人，用厚黑以為惡則為惡人」之語。列五發明「權術公開」四字，真是名言，我特把他披露出來，請讀者研究。

列五說：「公開不得權術，寧肯失敗，不能使用，」這做話，他是實行了的。他認：「不肯代價，乞憐於心性馳背之人」，因為心也惶惶，乞憐於人，是公開不得的，所以寧殺身而不悔。列五臨刑從容，我跋列五信，曾言之。黃君庸方，又對我言：他被拘在北京軍政執法處，一日忽大檢查，蓋向例凡捕有重犯，必先期大檢查，所有刀槍及磁碗等物俱收斂，防犯人自盡也。次日早膳後，忽聞犯人擡到，庸方探頭視之，則見第一個即是列五，正張口檢查口中，有無毒物。審訊時列五專替他人辯，對於己事則不言，問官說：「別人的事不必管，你說你的事就是了。」列五仍替別人辯，并替庸方辯甚力。庸方言：「列五此等處，真可感也。」列五被捕，係坐以血塗圍之罪，觀其致廢初之信云：「併罷不察時宜又昧條理，雖難力止，未敢強同。」是知血塗圍之舉動，本非列五所贊同，然既以此被捕，則不能證諸他人，自因脫罪，只好付諸不辯，真是首領人才的風度。列五在津，川中許多舊學生，前往覓尋，留在製機廠中，供其宿榻，同儕被

擄，問訊時，列五說：這些鞋結，曉得甚麼！因此均得釋。

守所所長某君與列五很相洽，臨刑前一夕，與列五暢談終夜，次日忽而奄死，列五在堂上聽法官宣布，微笑不語，下堂見某君，舉手告辭曰：「我們請了！」某君回頭大哭而入，與者次道立，列五左右點首曰：「請了！請了！」觀者有泣下者，而列五怡然自若，適方言：「列五平日，若無甚與人處，觀其臨死之從容，果是有大本領的人。」

列五遺孀，祇有家資數十通，其致弟有云：「兄日來驕傲，解壇降廟，自信三年不悔，再出而治世，必有小補。昨頑樞借其密寄，特來訪我，見兄室無姬妾，家惟古籍，而供酒掃啓閉者，又只一解甲頑兵，與黃口小兒，笑爲仙佛，即促舉步。兄笑應之曰：「足下慮心未盡，談何容易！」渠亦首肯。繼曰：「足下何妨偕我入京一行」。兄爲謝元厚，「雖能久立洛。縹緲染紫衣」句謝之一。觀此則知列五之臨難從容，是從舉喪出來的，不是臨時矯飾的。其家資，列五夙饋甚，正謀刊印，讀之，則其人格之高，愛國之切，可以畢見。

列五家住榮隆場場上，爲榮隆兩縣交界之地，以街心爲界，街肆兩面相對，左爲隆昌，右爲榮昌，列五住榮昌縣界，應隆昌縣試入學，故謂之隆昌人，亦謂之榮昌人，身後遺條，前遺田地十餘石，死後友人贖贖數十畝，爲遺族生活之資，隆昌開追悼

會，楊襄巨輒以聯云：「身後不名一錢，勝當代富貴偉人多矣；骸骨尚懸萬里，願生平忠難諸友念之。」讀者泣下，乃爲贊邁其柩回籍。

緒初講程朱學，繩趨矩步，光緒末年，投身同盟會，與列五同辦旅省敍屬中學，以之爲革命根據地，炸彈及革命文件，均藏校內。川人初聞革命之說甚駭怪，繼知緒初加入，遂深信不疑，革命勢力，爲之一振。緒初對黨極忠，人以一黨癡一目之。反對者亦只能謂其見解之偏，於行詣則無閒言。民國初年，國民黨與共和黨，爭四川省議會議長，有楊芷沅者，富順人，共和黨健將也，與緒初及余，曾在自井炳文醫院同學，緒初託余致意芷沅，芷沅頗足厲聲曰：「只要國民黨人，盡都像緒初，我無異說。」緒初由省垣旅省敍屬中學，調任絳州府中學，絳人羣起反對之，緒初不顧，未幾反對者，羣爲稱佩。有南溪周某者，極崇拜緒初，嘗爲我言：緒初初來，我亦反對之一，所有反對文件，皆我繕寫，後見其辦事之堅苦卓絕，特身之廉潔公正，不覺變反對而爲崇拜，其爲異黨所信服至此。

緒初在審計院，所有器物，領自都督府，裁撤時一一退還都督府，其有新購零星小物，緒初令院中同事，照原價購買，以款繳還公家，無論何人，多少都要買點。我也買了叫大鎊，座鐘，這類小東西，剩下洋燈茶碗，及其他不適用之物，在地下擺一大堆，無人買，則由緒初全買，運回自井家中，此亦交案中之特別者。

緒初民國十一年，卒於自井三多碧，臨卒前數日，我去看他，在他家宿了一夜，其父言：「緒初每閱報則憤恨，病益加劇，已戒家人不拿報與他看。」緒初爲我言：其病根係由黨中某事失敗所致。次日臨行，緒初對我說道：「我現在諸事已畢，只一事未了」。我見其出言鄭重，急詢何事？緒初取出一錢曰：「卽是此物，此乃富順范秋嵐遺物，秋嵐革命，在西藏被趙爾豐捕殺，黃容九等輾轉取得，託我送還范子作紀念，荏苒數年，迄未見范子，某年曾見某人，想託之，恐交不到，現在你能替我交否？」我知緒初自知不起，等於託孤寄命，慨然應道：「交得到。」他又問：「你如何交法？」我說：「我如進富順城，卽覓范子付之，如不進城，則陳文垓在城內，做有生意，我託他交。」緒初點首曰：「文垓這個人，倒還信得過。」於是雙手取錢交我曰：「此後由你負責了。」其臨死絲毫不苟如此。後來我費無幾周折，始將此錢交與范子龍光。緒初卒時，父母年七十餘，一妻二子一女，無不動產，佃屋而居，所有現款，及生意股本，合計不過二千元。其學生呂灌羣，張敷五等，與其他友人，集費一千數百元，交其家放兩生息，爲專畜之資。友人朱叔凝，黃肅方等，又多方爲其子籌學費，子亦舉行修葺，能自立，善人有後，故舊均忻慰。

民國初元，楊澤浦爲審計院科員，奉委爲雅州關監督，臨行前一夕，他備鷄殺菜，請我同緒初酌小酌，客客氣氣說道：「此法一切事當如何辦？請諸先生賜教。」我說



道：「此等事有何辦法？」言蔽之曰：「拿錢而已。你依着我發明那種學問，放手爲之就是了。」澤溥悚然曰：「不敢！不敢！」緒初縐眉而言曰：「只有你宗吾嗎！硬是……」後澤溥解款回省，對我說道：「西征兵至雅州，通城搶劫，城內有哥老首領某，我趕急命人請他來，他拖把高椅子坐在門口，亂兵至，即麾之去，公款無絲毫損，翌日辦魚翅席酬之，此等錢不能支用公款，只好自墊。」我說道：「澤溥，你幹些什麼？財神菩薩進門，你都要驅他出去嗎？亂兵不來，還該叩頭請他來，只要進來走一遭，即可報十萬八萬的損失，終身就吃着不盡了，我發明的學問，你拿來這樣幹，我這一教還行得走嗎？」其時雅開薪俸微，澤溥挈眷而往，又時時資助故舊，交卸時欠公費八百元，劉公潛在濬川源銀行替他借貸，未幾即病卒，貸款累公潛償付，澤溥卒時，一無所有，同人集金棺斂，並資其妻女扶柩回富順，我曾指其屍而言曰：「澤溥！別人做官，朋友交遊沾光，你做官回來，睡在地下騙我們嗎？」友人方琢章，前年對我說道：「雅州關自民元至今，以澤溥任內，收入最豐。」噫！公家之收入誠豐矣，孰知經手者之狀況乃若此哉！

所最痛心者，我發明厚黑學，凡及門弟子，和私淑弟子，得我點餘緒，無不轟轟烈烈，幹了許多事，獨於同我講學的幾個好友，朝日聽我的議論，反憔悴困折以死，我當日遇事忠告，幾於垂涕而道，其奈她們執迷不悟何？特記於此以誌吾憾。（厚黑叢話終）

# 學力與理心

者，然，宗吾先生謂：當今厚如曹操，黑如劉備，期，曹劉已，成其卒，不免失者，時代已入，第必術，熟讀一，心與力，惟以孔孟心，蓋心經與力學，乃宗吾先生，懷疑廿四史，四書五經，孔孟時期，案後所得之，後之說，是繼厚黑學，期明，曹劉時，後之說，是繼論厚黑學，每册三百元，函購加一。

# 學黑厚

就厚黑學開宗明義，求之四書五經，仍無所得，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夫必有不傳之秘，不爲人食，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搜冥索，忘吾人賦，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搜冥索，忘吾人爲其雄傑者，再，窮搜冥索，乃成厚黑學。一本此面黑學，者，何可不讀。每册百五十元，函購加一。

社考中制  
會試國憲  
問制學憲  
題度術與  
之之之抗  
商商趨  
權權勢日  
(出即)  
(出即)  
(出即)  
(出即)

# 版 出 局 書 千 大

二九八八，號掛報電 號九廿街西御西都成：址局

# 厚 黑 叢 話

( 册 一 全 )

每 册 定 價 四 百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九 月 出 版

著 者 李 宗 吾

成 都 西 御 街 廿 九 號

發 行 者 大 千 書 局

電 報 掛 號 八 八 九 二

印 刷 者 大 千 書 局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10  
404031  
(4)

404031  
(4)